
□ 12
3764
288

D12
3564
288

詩古微一

邵陽魏源默深著

齊魯韓毛異同論上

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劘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於

91-321

是齊詩魏代卽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
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
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
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甌臾
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
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
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
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
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
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
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

也黍離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
夫杕杜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
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
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
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
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
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
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
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
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
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

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

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與毛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蝃蝀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公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鄘衞分合不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

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弟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弟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

而遠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
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
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罍制論鄭風論生
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
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
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
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
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
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
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
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

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
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
老文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爲川魚麗序班孟堅東
都賦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
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　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
齟齬詩義何論其他
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遘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
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
夫同一魯韓詩也他敘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
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
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
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亡并
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

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闕雖畢公柏舟衛宣皆後
儒耳食道聽之譚非三家本旨各詳別篇四始義例篇邶鄘衛荅問特馬氏
聽訟之未審耳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
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
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
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
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
莒許杞群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
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
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
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
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
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綠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
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
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
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
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
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
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
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

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
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
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展轉
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
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劉子駿讓太常
博士書曰漢興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齊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
而成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徒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
心或懷嫉妒不攻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拒欲以杜
塞餘說絕滅微學豈不悲哉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
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眞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白虎通
義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天喪斯文未墜于地擇善而從多
見而志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所
受而已不識墨守諸君子其何說之詞

齊魯韓毛異同論中

甚哉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而說者又多歧之以與三家燕越
也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
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
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卽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

作但斬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於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瀝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請舉三家詩例與毛詩之例質之今所存韓詩序自關雎螽斯兩無正那頌四篇爲美刺外餘皆自作之詞新序列女傳載魯詩諸序亦無一篇爲美刺詩以言志百世同揆豈有懽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然毛以二南皆美文王后妃之化而韓則以漢廣爲說人汝墳爲辭家茉莒傷夫有惡疾毛以變雅皆刺幽厲而魯韓則以抑及賓筵爲衛武自儆白駒爲賢者招隱是三家特主於作詩之意而毛序主於采詩

編詩之意似不同而實未嘗不同也三家於關雎本義既有齊詩匡衡之疏韓詩外傳子夏之問與毛詩同而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見美周者卽以刺商焉小雅鹿鳴常棣等篇既有鄭君儀禮之注韓詩夫栘之序左傳富辰引周文公之語與毛詩同而復有周大夫彈絃諷諫及國語召穆公作常棣之說焉商頌既以爲正考甫作以祀先王與國語同而因其樂作宋襄公之世復以那頌爲美宋襄公焉詳商頌發微篇秦風車鄰駟驖小戎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爲美秦襄公正同一例詳秦風是苍問三家雖主作詩之意而亦間及編詩奏詩之意似無違也毛序雖以采詩編詩之意爲主然衡門序云誘僖公而傳則以衡門泌水爲賢者隱居樂道宛邱序云刺幽公而傳則以

子斥大夫他如抑傳無刺厲王之意楚茨諸傳無刺幽王之意
考槃雄雉詩傳無刺莊公宣公之意涇縣胡承珙曰羔羊鵲巢
之功致也麟趾關雎之應也鵲巢之應也皆合眾作而推
其義例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於篇
中序詩者事徵於篇外是毛傳仍同三家不以序詩爲作詩似
相牴而非相牴也本三例以讀全詩則知茉苢兔罝摽梅漢廣
皆男女民俗之詩而推其止乎禮義則以爲文王后妃之化焉
雄雉伯兮君子于役本室家思其夫葛生本寡婦悼亡君子陽
陽本遭亂招隱而推其怨曠自傷之由則以爲刺宣公刺時刺
晉獻公刺平王閔周室焉簡兮北門考槃白駒隰桑皆賢者自
寫其情相匡以義而推其野有遺材則以爲刺不用賢刺士不

得志刺莊公使賢者退處刺宣公幽王焉綢繆自敘其新昏蓼
莪鴇羽自傷其父母還與盧令自夸其畋獵谷風黃鳥我行其
野自責其朋友昏姻而推其征役刑政之失時風俗恥尚之失
所則以爲刺晉亂刺時刺荒刺宣王幽王焉崧高以贈申伯烝
民以慰山甫抑及賓筵乃武公自儆小宛乃兄弟自相戒而推
本於中興之任賢板蕩之憂禍則一美宣王一刺幽王焉蓋古
王者既命公卿獻詩以爲雅樂猶恐下情壅於上聞又於每歲
孟春羣居者將散則行人振木鐸以采詩且使老而無子者求
詩於巷黨之閒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及五載王巡狩則與太史
太師同車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而國史錄其世次是以王者
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比其音律明其好惡則有加地進律之慶

有削地貶爵之讓而暑雨祈寒上聞并以發天王震戒修省之
思凡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美惡皆歸於上故藝文志曰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又曰小雅譏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是則風之美刺出於王朝之慶讓雅之美
刺別於王政之隆替非必詩人之意篇篇此美此刺也至若編
詩以教萬世則視采詩教一時者其義尤賾正風正雅諸樂章
既以播之朝廷鄉國其餘亦備國子矇瞍諷誦之用則一莊姜
之詩而妻道夫道皆可悟焉一考槃衡門之詩而臣道君道皆
可觀焉一汝墳也可序爲勉君子亦可爲美文王亦可爲刺殷
紂一小星江沱也可序爲美媵妾亦可爲美嫡妃亦可爲文王
之化一鴟鴞也可序爲刺武庚亦可爲誨成王亦可爲美周公

遭難是故凱風七子自責也編詩者以其可教孝而序云美孝
子桑中刺丰溱洧東門之墠東方之日本男女流蕩之詞也編
詩者以其可戒廉恥之防而序云刺奔刺亂刺時羔裘本美大
夫之正直女曰雞鳴本賢夫婦相儆鳲鳩本美君子用心之均
一編詩者以其亂世不多見美此即可刺彼而以爲刺朝刺不
說德刺不一大序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險詠
性情以風其上蓋國史掌世系擇勸戒以授之矇瞍如畢公憂
康王之晏朝而詠關雎周大夫感賢才幽隱而絃鹿鳴召穆公
閔周宗不穆而奏常棣雖周大夫感賢才幽隱而絃鹿鳴召穆公
之通例此則齊魯韓毛各有所得觀其會通以逆其志未始不
殊途同歸者也三家之得者在原詩人之本旨其失者在兼美

刺之旁義如魯詩畢公作關雎韓毛詩之得者在傳與序各不詩那頌美襄公之類

相謀其失者在衞序以為傳是故執采詩者之意為作詩者之意則凡太師推其致此之由歸本於上者皆謂出詩人之口故說雄雉則不謂思君子而以為怨上如箋云上下小大其聲其音與宣公怡悅婦人說考槃則不謂感遇而以為懟君如箋云誓不忘君朝誓不告之惡誓不過君之君以善說衡門則不謂賢者自樂而以為託喻箋釋衡門泌違反水皆與傳義說抑詩則不以為自儆而以為斥厲具詳別篇而且執編詩立教為作詩者之意於是以凱風蓼莪為美孝子刺幽王者之代作以桑中蔓草東門之墠諸詩皆刺淫者之設詞則是惻怛之什既皆不病之呻而越人歌子夜歌楊白花皆可為諷刺之曲而凡刺人者皆可自陷於所刺之中也又甚者執國史誦詩者之說為作詩者之說如論常棣則斥國語而忘內傳論關雎則斥三家而證本旨及說變雅楚茨以下則又執刺幽以矯申毛傳毛序以楚茨以下為刺幽王者或亦召穆公賦常棣畢公詠關雎之類乎必非謂詩人本為陳古刺今也鍥舟膠瑟之見固設身易地之義隱界鴻溝於一堂而不知畛域之自畫庸非美刺之說久冥其原耶庸非三家之學久湮其傳耶

齊魯韓毛異同論下

齊魯韓毛異同自詩序而外尚有三端一曰篇名二曰章句三曰訓詁今各設問難以明之問曰歐陽氏修蘇氏轍謂小雅小明小旻之篇以別於大雅之名在大雅而佚之矣視鄭箋之說為善鄭謂小明者幽王自比於上二篇為小而小宛小弁則不著其說小其明又小旻所刺

作者自名舉金縢鴟鴞公所自名爲證因謂詩之篇目或太史所記或太師所目不應先有小大雅而後以詩從之且詩篇重名甚多風之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名與雅同白華兩見小雅柏舟無衣兩見國風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以不爲記別然則當何從曰風區各國本無小大之殊風雅異部不嫌名篇之複笙詩佚目何勞記別之文若夫樂章掌於太師固可審音而別其爲小爲大矣篇目雖標閒有更正如毛詩題邶柏舟鄘柏舟叔于田大叔于田所以施於同國之風也矧詩之篇名有三家詩異於毛者有古書所引異於毛者如韓詩常棣作夫栘齊詩還作營則安知頌之小毖不別有以毖名篇大東之詩不本名小東耶節南山之篇季武子賦之但作節維清之詩禮記下管則

曰象至國語秦穆享重耳賦鳩飛左傳趙孟賦河水韋昭謂鳩飛即小宛河水即沔水則古人名篇且有不同若皆作者自名則異名何從生耶曰篇目縱定於太師章句必昉諸作者而孔疏言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歐陽修鄭樵謂三家詩溷風皆無七月者何曰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拜于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分章之來舊矣然載馳之詩毛分五章而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國誰因誰極之義即今末章故蘇氏據此合二三章爲一此毛失而左氏得也緇衣引都人士首章而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詩疏又引襄十四年服虔注以爲逸詩且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

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都人士有首章此
韓失而魯毛得也雨無極之首毛既無其極傷我稼穡爲雨無極之首毛既無
首語又脫極字遂以正大夫之正屬上讀御覽引韓詩序雨無
而强說其篇義此韓得而毛失也至於晁說之謂三家皆以王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風爲魯詩其說絕無所本殆不足辨而歐陽修又謂三家詩皆
無豳風姜炳璋遂據爲口實攷說文所引皆魯韓異文至說文
引劉向說四月秀葽爲苦菜則魯詩有七月傳之明證御覽引
韓詩四之日舉趾有辟君章句釋文於八月在宇初學記於鑿
冰沖沖引韓詩說二百餘言尤韓詩有七月傳之明證鄭注禮
用韓而于籥章歙豳詩歷引七月以釋之尤韓詩七月經文之
明證歐陽之說不知何徵正猶史漢儒林傳藝文志皆言魯申

公爲訓故且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爲詩
傳且漢志明載魯故魯說皆魯詩傳之明證而史記索隱顏師
古陸德明誤讀史記儒林傳無傳疑之語遂謂魯詩無傳注事
固有絕不可解者茲類是矣

曰爾雅皆毛詩之訓毛傳多釋古之文如三家詩果出古本豈
亦有爾雅以釋之乎曰惡是何言也武迹敏梅之訓懽懽洩洩
之釋爲毛乎爲三家乎郭璞不解葥文韓詩葥彼甫田葥彼雲漢釋詁字兼
永羕郭注引詩證雅異於毛者以數十計專毛訓乎抑三家訓

乎爾雅注引詩曰采采卷耳云何盱矣遵彼汝濆趯趯阜螽抱
妾與嬦召伯所稅實命不猶既詒我勸酋離之子韓韓它它
齒如瓠棲齊子闖闇至于敦邱焉得菱草中心惄惄猷來無奔
河水清且瀾猗胡不承權與有蒲與茄心焉惕惕四國是訛悠
悠我悝翕翕訛訛居河之湄哀我癙人涓涓佩璲以我刻耜先
集維霓祓祿康矣泰風有隧錫爾玠珪莫予毒圣戴弁俅俅皆

以韓詩證古訓則爾雅非專釋毛詩明矣陳氏毛詩稽古編列爾雅毛傳異同甚詳皆三家詩訓也釋獸無騶虞之仁獸釋木以唐棣爲夫栘與毛合乎與三家合乎說文引施於中馗與仇韻說文云馗正字逵或字外傳引不可休思與求韻毛作息不韻又引詩是用不就與咎韻毛作集釋文楚詞注引詩歌以誶之與萃韻毛作訊不韻說文引何戈與祋祋不韻毛作殺殺示聲與芾韻毛作发不韻新序漢書引聽言則對與退韻毛作荅不韻鹽鐵論引六月詩我是用戒與國韻毛作急不韻說文引去其螟蠈與賊韻毛作螣朕聲伏湛傳引詢爾仇方同爾弟兄與衝墉爲韻毛作兄弟以古音求之孰合孰不合乎至於三家詩皆本字而毛皆假借如左傳引假以溢我作何以恤我坊記引以畜寡人作以富寡人之類亦有毛合韻而三家不同者如我馬維駒與濡韻而說文引詩我馬維騶則以馬高六尺爲騶毛詩段借字而三家其本字也又熊羆是裘與試韻而鄭箋從韓作求於義爲勝亦毛段借字而韓本字也蹇裳涉溱與人韻而說文引詩作溍蓁溱水出桂陽臨武溍水出鄒城西北亦毛段借字而三家本字也外侮其務聲同霧蒙與戎爲韻而左傳作外侮其侮亦毛段借字而三家本字也儐爾邊豆飲酒之飫飫者立飲成禮非兄弟之燕當從韓詩作饇亦毛段借字而韓本字也　毛傳多用古訓亦不盡合古訓如以終風爲終日風緝熙敬止以爲語詞之類大學引詩以之鄭注大學云文王敬其所自止處又緇衣注敬其容止益與上下爲韻非冬日陽止征夫遑止在涘子二韻之中原非韻句者比也則隨文觸語存乎其人毛傳不釋敬止止字是以爲語詞矣

鴻都輟講家瀾淪亡可質服古之儒難語目睫之士焉

夫子正樂論上

魏源曰古者樂以詩爲體夫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正樂即正詩也樂崩而詩存於是有三百篇入樂不入樂之訟鄭樵謂夫子刪詩其得詩而得聲者三百餘篇其得詩不

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凡存者皆可以祭祀燕享而程大昌則謂
春秋列國燕享所用未嘗出二南雅頌之外而自邶至豳則無
一篇因謂二南雅頌爲樂詩而諸國爲徒詩陳暘焦竑皆從程
說不知鼓鐘篇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左氏之觀舞象箾南
籥漢儒皆釋爲南夷之樂有樂舞而無歌詩今指爲二南與詩
禮春秋傳皆不合（辯在小雅答問鼓鐘篇下）馬端臨則力詆徒詩之謬而仍
不得其聲樂所用函矢相笑氷炭無休豈知詩有爲樂作不爲
樂作之分且同一入樂而有正歌散歌之別耶古聖人因禮作
樂因樂作詩之始也欲爲房中之樂則必爲房中之詩而關雎
鵲巢等篇作焉欲吹豳樂則必爲農事之詩而豳詩豳雅豳頌
作焉欲爲燕享祭祀之樂則必爲燕享祭祀之詩而正雅及諸
頌作焉三篇連奏一詩一終條理井然不可增易此外則諸詩
各以類附不特變風變雅采於下陳於下者與樂章迥殊卽二
南之殷其雷汝墳行露甘棠豳之破斧伐柯頌之訪落閔予小
子小毖敬之凡因事抒情不爲樂作者皆不得謂之樂章矣然
謂皆徒詩而不入樂乎則師瞽肄習之何爲然則其用之奈何
曰一用於賓祭無算樂再用於矇瞍常樂三用於國子絃歌
儀禮燕鄉賓射皆於升歌笙閒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
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無算云者或間或合盡歡而止若季
札聘魯觀周樂豈能一日徧歌三百篇亦豈能若正歌三終之
確有定數且鄉飲鄉射皆於明日息司正曰鄉樂惟欲則二南
自首三篇外亦可隨意歌之此散歌散樂一用也

禮樂莫大於賓祭而不止賓祭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則每食有樂國語宴居有工師之誦鄭譜有路寢常樂之文則閒居有樂而周禮磬師教燕樂縵樂之鐘磬鎛師掌愷歌愷樂樂之用廣則詩之用廣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而變雅之白駒變風之伐檀與焉至於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師箴瞍賦矇誦大夫彈絃諷諫國史采衆詩授矇瞍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則有時於常樂寓箴規衞獻公宴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宴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則又於燕享無算樂中而時兼諷刺故毛傳於卷阿篇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崧高篇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而大戴保傅篇云宴樂雅誦逆序此詔工之任也是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大司樂以樂歌教國子毛公言古者教以詩樂歌之誦之絃之舞之則習詩卽所以習樂是故碩鼠在變風而甯戚能歌之呂覽高誘注及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商頌乃勝國樂章而曾子能歌之莊子史遷三百篇孔子皆絃歌其聲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周時無不入樂之詩此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蓋樂主人聲而律和之合歌者之詩與擊者拊者吹者之器而始謂之樂故儀禮升歌三終與笙入合樂皆謂之正樂若夫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爾雅不歌而誦謂之賦班固兩都賦序則與樂絕不相入初學記韓詩薛君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毛詩傳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故魯享季武子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

有臺鄭燕穆叔賦采蘩夫燕享時既間歌合樂此三篇矣而實
主又舉之爲賦豈非各爲一事絶不相蒙而諸儒尙據列國賦
詩以證入樂謬矣然則以入樂言之則變風變雅不但無不可
歌亦無不可用以儀禮正歌言之則不但變詩不得與卽正者
亦有不得與何者周公時未有變風變雅而已有無算樂則知
凡鄉樂自樛木甘棠以下諸詩大雅召康公諸詩周頌成王諸
詩亦止爲房中賓祭之散樂凡詩不爲樂作而可入樂者皆是
也自唐以來惟孔氏正義詩譜疏謂詩本樂章禮樂既備後有作
者無緣增入其二雅正經而外雖用於樂或爲無算之節或隨
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云云深悉源流而近儒陳
啟源輩不知祖述橫生異端欲囘護大雅諸序空衍之失遂謂

古人詩樂分爲二教故序詩者不必言其所用用於樂者不必
與詩本意相謀反斥後儒舍詩徵樂爲異乎古人之詩教噫誖
甚矣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諷誦言語太師教六師以六德
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諷誦詩奠世繫掌九德六師之歌
以役太師季札請觀周樂而爲之歌二南歌風歌雅頌詩與樂
昜嘗判然二教且歌詩必類惟合樂不必取類如鄭譜言詩之
入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
饗元侯歌肆夏案肆夏有奏無歌詳下篇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
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蓋合樂惟主聲而
歌詩則兼取義豈得以合樂之不必類而并誣歌詩之無取義
乎二南合於鄉樂可謂與燕射不類若其本爲房中之樂豈得

亦謂不類乎文王之三用於兩君相見者特其通用之一端文武起自侯服故陳天命之靡常王業之不易以告爲君者亦非無取義也至其本所由作則儀禮天子之禮亡豈得徒據春秋傳偶用一事乎鵲巢樂會時詳下篇采蘩樂不失職采蘋樂循法度騶虞樂官備以及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皆謂奏諸樂以樂之也禮樂以諭君子故賓主皆不言而以樂將其情豈借用爲射節閒歌而遂謂與樂不相謀且毛序所不能言者惟大雅樂章耳至周頌爲祭祀之樂正小雅爲燕享之樂則亦篇篇言之且於四牡傳發其例曰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而笙詩六篇必依儀禮樂節存於閒歌之中豈不違古人詩樂分教之意乎此猶以正雅言也卽以變雅言之如崧高毛傳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則固爲燕樂之用矣斯干箋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則亦考室樂章矣月令大雩祭用盛樂鄭謂吁嗟求雨之祭賈公彥謂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則亦宣王雩祭樂章矣諸詩蓋皆承王命爲之崧高承王命以贈申伯而烝民韓奕從可知斯干承王命以落祝而無羊從可知雲漢承王命以告神而六月采芑出車采薇杕杜常武江漢之爲愷樂鎬歌以勞還帥可知車攻吉日之爲田狩會同時燕樂亦可知而庭燎沔水之規誨必皆授之矇瞍彈絃諷誦以達於王矣是以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蔡邕述琴有白駒之操至於楚茨公侯祭祀之樂大田豳雅之樂采蘋錫諸侯命服之樂又不可以變雅論矣是知雅詩甫作卽入工師之誦雖殊正雅專制

之樂章固勝國風巷采之謠諺而謂變雅亦不入樂乎

曰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史記謂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豈非聲之與義各不相謀耶曰詩三百篇皆中聲所止者宮成其宮羽成其羽是謂中聲鉅不過宮細不過羽是謂中聲所止非皆和平中正之謂彼以凡詩皆中聲者試問三百之詩果皆如世所傳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商頌商調耶此見律呂正義又熊朋來亦言嘗杜門弭瑟以贅賓之角歌考槃知凡風皆角調此殆泥樂記角爲民之說攷詩緯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臆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則知列國殊音而風不皆角調矣

抑列國變風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卽變雅噍殺猛起之音何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於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於鄭於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於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毓崧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樂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叔季札說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嘽歌婉變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逸響生焉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史遷既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何以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於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於鄭於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於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毓崧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樂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叔季札說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嘽歌婉變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逸響生焉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史遷既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何以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於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於鄭於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於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毓崧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樂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叔季札說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嘽歌婉變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逸響生焉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史遷既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何以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於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於鄭於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於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毓崧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樂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叔季札說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嘽歌婉變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逸響生焉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史遷既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何以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於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於鄭於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於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毓崧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樂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叔季札說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嘽歌婉變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逸響生焉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而心淫又與韶武之音相反何耶

夫子正樂論中

魏源曰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夫刪詩之說何昉乎自周秦諸子齊魯韓毛四家以及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之著述皆未嘗及惟史遷因夫子刪書而并爲刪詩之說謂古詩三千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是說也孔穎達郎
疑之謂書傳所引多存少佚不應夫子十去其九今攷國語引
詩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飫歌及重耳賦河水爲逸詩而
韋注又以河水卽河水則是逸者僅三十之一也左氏引詩二
百十七條其間已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詩
不過二條成九年雖有絲麻六句襄五年周道挺挺四句列國
是也襄三十年淑愼爾止二句疑抑詩異文列國
公卿引詩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年翹翹車乘四句
昭四年禮義不愆二句昭十二年祈招
之詩昭二十六年我無所監四句是也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
十條而逸詩不過三條茅鴟桑林巷之柔矣是也其
及今詩二十之一也使古詩果三千有餘則自后稷以及殷周
之盛幽厲之衰家絃戶誦所稱引宜十倍於今以是推之其不

可通一也古詩之不可刪者莫如官禮樂章之宜備莫如國風
正變之宜賅使所見果有三千之全而昭代樂章尙大半不與
焉列國正變之風又大半不與焉則竹簡充棟果皆何詩豈元
公制作尙煩甄別且季札觀樂何已無出十五國耶其不可通
二也至宋歐陽氏刪章刪句刪字之云者姑無論素絢尙絅未
爲聖論所非唐棣懷人本自斷章取義彼室邇人遠曷嘗不存
於詩雲漢小弁何嘗不煩遊志別夫助語單文三引三異盡謂
害詞害志毋乃高斐復生其不可通三也然則史記謂古詩三
千者殆猶書緯稱孔子得黃帝之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繆公凡
三千三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篇以十八篇爲中
候又春秋緯稱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之寶

書今春秋所載諸國不及二十古詩三千殆亦是類皆秦漢學者侈言匪實史遷稊粻輕信而遽謂出魯詩過矣且夫刪詩之說不過據逸詩為詞而吾之謂不刪詩者則直以夫子之後無逸詩為斷何則所謂逸者必逸於夫子之前如國子賦轡柔穆子賦茅鴟而後可亦必國策諸子所引或出聖門傳授之外而後可若夫子而後七十子所稱述如子思引衣錦尚絅之云曾子引涓涓原水不雝不塞六語荀子法行篇其必刪授之經明矣而今詩無有焉且荀子為詩禮大宗漢四家詩所出其所稱宜三百篇文矣而王霸篇解蔽篇兩引詩無有焉法行篇臣道篇兩引詩亦無有焉正名篇引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云云則與子產所稱同而今詩亦無有焉豈七十子所稱反皆刪削之遺耶左氏祈招之詩夫子既聞而善之說苑夫子稱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而坊記載子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注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乎臣之僭君亂上下惑眾乎不言逸詩緇衣載子曰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注不言逸詩釋文曰前五句今詩皆無之餘在節南山篇或逸詩也案鄭氏禮注之例凡詩見存者皆不注其篇名其不存者則注逸詩故知以上二條不言逸者必三家詩矣釋文亦但或之或者疑之也夫子既引之以垂訓矣而編詩時復逸之又何以稱焉宋書樂志謂坊記緇衣乃子思子書則所稱亦必夫子經文若謂逸於夫子之後如毛所謂六笙詩亡於秦火云者則必啟王柏輩疑經之漸坐漢儒以掇拾湊成三百之數矣吾則以齊魯韓三家異文證其說曰今所奉為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

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殷頌末三家有於繹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棘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尚存見於御覽乃劉安世迺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顒顒仰天告愬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敉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王氏詩考以萬人顒顒二句繫之節南山下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并以爲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爲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爲逸猶韓以毛所有爲逸果孰爲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爲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栘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卽小宛河水卽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其他篇次參差未遑殫述是以班固謂詩遭秦而存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口授既久差池自生然則曾子子思荀子所引者果盡爲夫子所不錄三家所咸無耶左氏說苑禮記載夫子自稱詩云者其果亦害詞害志而復自刪之耶再推之則左傳渲淵之會引詩云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乃抑篇之岐句毛詩作不愆于儀禮記引作不儀于儀儀從我聲漢書引平秩南訛作南僞說文引詩民之訛言作譌言則訛譌僞同字同韻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禮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緇衣引詩云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世之說詩者吾惑焉於韓詩多雨無極二語則以章句不齊而疑之毛詩首二句與篇名無涉當從韓詩至首二章章八句則韓詩仍無所增也於三家詩之抑篇鼓鐘出車黍離等篇則以篇什顛倒而喙之孔疏謂鄭風淸人脫爛失次張衡謂幽風諸詩顛倒不次則毛詩篇第昔人議之矣夫以毛詩之章句例韓詩以毛詩之篇第繩魯詩而斷其不然何怪刪詩之誣千載耳食矣曰必求三家外之逸詩有之乎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又見賈誼疏不以爲詩也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支披其支者傷其心又見周祝解則亦非詩也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姚氏本作引書則亦非詩也呂覽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國策引作周書則亦非詩也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亦不似詩也蓋古語多用韻後人或引爲詩而實非詩者多矣善乎魯詩班固之言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曰純取者明無所去取其閒也因是以通史記之言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者謂重複倒亂之篇而非謂樂章可刪列國可黜也吾故曰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三家之本有同異則三百之外不盡逸詩也

夫子正樂論下

問曰近儒朱彝尊亦力主正樂不刪詩之說曰刪六笙詩而閒

歌有詩笙入無詩矣刪九夏而王出入尸出入皆無樂矣刪貍首而天子有節諸侯無節矣刪新宮而升歌有詩下管無詩矣然謂刪於夫子之前固不可若毛序於六笙詩謂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固謂亡於孔子之後矣貍首詩固至今存於禮記驪駒新宮之詩固尚存於兩漢斯皆逸於既刪之後曷不盡取爲三家詩異同之證耶曰以六笙詩之序爲夫子所有大惑不解者一以貍首采齊九夏之屬皆古詩樂章大惑不解者二請一一決之漢書言詩遭秦而存者以其諷誦不在竹帛果如笙詩鄭箋謂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其詞遭秦而亡則是存亡皆以竹帛不以諷誦矣且齊魯韓毛四家文字異者動以百數而篇目並同如果夫子之經必不亡則俱亡當有一家存之者矣且既

存其序則宜得詩人之意乃止就篇名望文生義由庚則謂萬物得由其道崇丘則謂萬物極其高大由儀則謂萬物各得其宜乃至白華以潔白爲義華黍以歲豐爲義南陔以陔戒爲義何異郭茂倩之樂府解題六朝人之擬古雉子斑惟詠雉烏夜啼惟詠烏豈知詩之名篇惟取首字如泉水竹竿四月七月丰還駉那之類有全非取義者耶若謂六笙詩序三家詩或亦有之則班固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史遷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以及王充之論衡趙岐之孟子後敘樂緯尚書緯詩緯皆無稱三百十一篇者而張揖之注上林賦則明云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小

雅之材七十四人皆不數笙詩之明證如謂三家詩或有其序則鄭注禮時用韓詩而其注鄉飲酒禮於此六詩皆云今亡其義未聞賈疏云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用毛傳以爲孔子後失　則三詩無此序明矣乃知夫子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者蓋始闕雖終魯頌其全數如此王通所謂詩三百始終于周也其後於宋得頌五篇因附其後以爲餘數則夫子時亦無六笙詩明矣毛公雖按儀禮樂章依數以排之望文以說之然尚列什外則亦不以爲夫子原目自鄭箋謂毛推改什首後人遂列入什中而更南有嘉魚之什爲南陔之什并數爲三百十有一篇遂眞若夫子有之而亡於秦火者姜炳璋至謂夫子刪詩三百成數而外約尚有二十餘篇如采齊新宮貍首九夏之屬皆在其中而亡於秦漢豈非歧中又歧不可窮詰者乎至貍首逸詩則豈特夫子所未見三家所咸無而吾直謂樂章所未有何者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鄭氏謂騶虞等三詩皆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射義然則周初此詩於樂章果何屬乎編於召南則詩不類編於雅則武王時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其時雅頌未作故天子大夫士之節皆用召南何以獨遺鵲巢國君之詩而別製貍首之雅其可疑一也歌詩以爲發矢之節詩不容長故騶虞采蘋諸篇皆章三四句而大戴禮投壺篇載貍首詩曰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張侯參之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鄉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首章亦見射義　質參既設執旌

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二章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甯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三章其詩不類風體煩而不可爲節可疑二也先鄭周禮注以貍首爲曾孫後鄭儀禮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不來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考全詩無貍首字而篇名貍首則是畫貍首爲鵠而射之故詩有亢而射女之言豈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義且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左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若射貍以威諸侯其不仁甚於貫革安得與騶虞歎仁人之詩爲左右節乎且射義當云諸侯以貍首爲節畏失時矣安得云樂會時乎

可疑三也大戴投壺記曰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又八篇廢不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放二雅之材百有五而云二十六鵲巢采蘋采蘩騶虞則南樂伐檀則變風而皆以爲雅商齊七篇不知何詩若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伐之遺聲則皆在雅頌以前何以亦謂之雅是夫子得所之雅頌已殘缺於秦火而夫子未見之貍首反獲全於末學且小戴投壺又無此記其可疑四也詩譜曰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夫子錄詩不見也爲禮樂之記者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然則如之何曰是非周公樂章也爲是詩者其蓑宏乎史記封禪書周靈王時諸侯不朝蓑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蓑

宏漢書郊祀志亦載此文作設射不來正合詩中射不甯侯之語而貍狸同字（釋文貍力追反狸來同音）則是詩出葦宏明矣漢初周官儀禮初出屋壁皆古文科斗儒者習聞俗射有貍首之詩而求諸禮經見誰巢篆文與貍酋形近遂舉樂師大射儀之諸侯以誰巢爲節者一切讀爲貍酋後儒遂載其詩於射義投壺之記然記中雅二十六篇小雅僅鹿鳴白駒大雅及頌則無一篇而惟召南之誰巢采蘋騶虞四詩具存正以投壺屬射禮故獨存射節之詩（投壺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鄭注投壺射之屬也故射人奉之而射義所云樂會時者蓋取鵲巢嘉禮會合之得時以寓諸侯賓禮朝會之及時若奏貍首而射之諸侯何樂之有乎北宋劉氏敞七經小傳曾見及此而未審貍首之何昉故王應麟以投壺記有貍首復有鵲巢疑之苟知其誤始於東周射侯之時成於漢儒記禮之日則知非刪非佚非禮非詩直與夫子無涉而凡客歌驪駒主人歌將母庸歸之類不見於經者亦可例推矣亦猶文王稱王周公踐阼魯賜天子禮樂皆不見於經不見於孔子子思孟子所述而獨盛傳於後儒蓋周末侯王以是自文其僭（猶舜臣堯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寺人皆戰國策士傅會自文而孟子辭而闢之）不獨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矣曰然則有謂笙詩有聲無詞鄭樵而肆夏卽時邁繁遏卽執競渠卽思文卽周禮九夏之三者（鄭引呂叔玉說也韋昭曰肆夏一名繁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采齊卽楚茨（禮記趨以采齊趨中采茨）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保傅篇趨中采茨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楚楚者薺）新宮卽斯干者孰爲得失曰是皆大可惑者也夫九夏采齊皆金奏有聲無詞也而反以爲頌之族類鄭周禮注笙詩管詩本逸於夫子

之前也而反一以爲無詞一以爲在小雅豈知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烏有歌詩而用鐘鼓者乎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其時工歌尚未入非詩屬工歌夏屬金奏乎鄭二雅譜至笙簫管籥之竹音則可與人聲相和故詩之可籥見於周官籥章歙豳詩之可豳雅豳頌詩之可管見於二禮下管象下管新宮詩之可簫見於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晉伶簫詠鹿鳴之三且儀禮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則是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樂凡四節爲詩十有八篇皆謂之正歌而可謂有聲無詞乎掎毛者謂笙詩本無詞申毛者謂金奏亦有詞正同齊楚之得失況九夏乃前代之樂何者周樂雖備六代而惟以夏樂與大武教民又頒之諸侯使事其先公故記言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穀梁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何休曰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非若雲門大咸大卷大磬大濩惟掌於大司樂而不以教天下不以頒諸侯考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于大麓之野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鄭注曰招雍入奏招主人奏雍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舞爲賓客而禹爲主人鄭注肆皆樂章名始謂尸出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是肆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鰲夏從可知矣屈原曰啟九辯與九歌可見夏樂以九爲數矣漢書言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宜於世者以深入敎化於民董仲舒傳逸周書武王克商告廟萬獻明明三終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世俘解此時未作樂而所奏則

崇禹之章則知先用前代大夏之樂以定夏教尚文之治至夫子爲邦而以韶武易大夏焉則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至若采齊與肆夏同爲行趨之節鄭注周禮本謂樂名而逸詩特兼存之說茨薺特音韻之同說文引作牆有茨未嘗謂在小雅且金奏九夏皆用於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公出入賓客出入之際故有樂無詩矧趨走之促節烏容楚茨之長篇行中和鸞豈有章句耶余於小雅力主三家無笙詩而獨不取有聲無詞之說力主楚茨非刺幽而亦不取采齊即楚茨之說力主夫子不刪樂章而不用九夏采齊貍首皆逸詩之說亦實事求是而已至下管新宮見於儀禮燕射之樂章而或以宣王斯干當之尤無譏焉吾故以三言斷之曰金奏之屬是樂非詩笙管之屬是佚非刪貍首騶虞之屬非詩非樂

附放樂章節次

樂與詩相表裏自毛序不能得其樂章所用而陳啟源遂力言詩與樂渺不相涉使學者於禮樂崩壞之餘欲聞古制仿彿而不可得豈知詩爲樂章欲明詩必先明樂金壇于氏振曾考其節奏先後可以求樂章之所用而正俗說之無稽大凡奏樂有四節其始奏曰升歌凡升歌必以四始故燕飲俱升歌鹿鳴大饗及祭宗廟則升歌清廟此天子宗廟之祭若諸侯宗廟則或借歌文王大明緜大夫則當歌采蘋等篇至商頌猗那烈祖則商人祀先王所升歌與周制同例也是爲第一節升歌既畢由是而鄉樂則笙

入大饗下管象武王燕下管新宮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爲第二節由是而閒歌惟大射閒貍首卽鵲巢見上篇鄉射則不歌不笙不閒其鄉飲酒及燕禮俱閒歌魚麗三篇不笙然天朝之樂閒歌不惟有笙且有鐘磬有鼗虞書笙鏞以閒周禮笙師凡祭祀共磬笙磬皆王禮也較鄉國之樂於器爲備是爲第三節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皆不並作堂上奏石絲以詠歌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焉儀禮之合樂三終鄉射燕禮皆同洋洋盈耳亂之以無算樂者也然此可謂之合樂而不可謂之大合樂大合樂者必編六代之樂而合奏之大司樂之大合樂以致鬼神周頌有瞽之大合樂皆大章咸池韶夏濩武並作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也若儀禮之合樂僅一代之樂孟子所謂小成者也朱子一音自爲始終曰一小成集衆音之小成爲一大成則是以笙管之三終爲小成不知終不可曰成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故論語繫成於翕純皦繹之後所謂工告樂備者是也惟舞之成可以數計而在音備之後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次歌而終之以舞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大武之再成以至六成書之簫韶九成皆主舞言亦不聞以小大言

問曰世儒皆謂柷以作樂敔以止樂與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不合者何若謂柷敔皆堂下器不能先堂上之樂而作則鐘鼓亦在堂下而金得先聲者何虞書戛擊鳴球

在搏拊琴瑟之先而玉謂之振者何曰虞周樂制不同虞書言下管鼗鼓而後合止柷敔是柷亦合樂時所用不用諸琴瑟未作之先至金奏在升歌之前者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又云入門而金作在升歌清廟之前不得以金作在堂下而不可爲先聲商頌鼗鼓簫管依於磬聲而簫管在既備乃奏之後則是樂之將終而後擊磬與虞樂節奏不同不得以戛擊鳴球之文而疑玉不可爲振是周之合樂集六代之大成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歟

問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至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又謂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備金石二注自相乖異者何曰考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唐山夫人所作其源出於周房中樂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隋書音樂志皇后房內之樂柳顧從毛萇矦苞孫毓有鐘磬之說考周禮笙師祭祀饗食供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關雎三章卽言鐘鼓樂之則房中燕樂有鐘磬明矣

曰然則諸侯大夫士用樂之等差若何曰大夫而下僅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士僅特磬而得兼有絲匏者鄉飲鄉射二禮有磬有笙其升歌皆

鼓瑟說者謂鄉大夫詢眾賓賢故降用士禮明士得有琴瑟笙但無大夫之金奏也若八音之備自諸侯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皆有下管有建鼓又王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鼜將之是諸侯得兼有竹木革音至土音則與竹音相應故詩兩言如壎如篪伯壎仲篪大夫以下無竹則亦不得有土也故知八音之等差上可兼下不得僭上大夫歌雍舞佾諸侯舞大武大夏皆見斥於春秋此夫子正樂之大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海寧蔣廷徵校

詩古微二

邵陽魏源默深著

毛詩義例篇上

三家亡而毛傳然毛之本義固不盡傳於天下夫毛之釋詩者非傳乎其統傳者非箋乎攷詩序之說不見於史記漢書即毛傳亦絕無序字惟笙詩六篇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謂遭秦亡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則毛公名義而不名序明矣又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志答張逸云高于之言非毛公句後人著之孔疏亦謂子夏作序惟首一句然又謂高子即孟子時之高叟則不得鄭志之讀而曲爲之說

惟後漢書稱衞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而成伯璵因以今序首語次語爲別則今序首句與笙詩一例者毛公師授之義其下推衍附益者衞宏所續之序明矣惟關雎魚麗六月三序發毛詩之通例者乃其本文非後人增益其失毛義十之四五後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以蔀經而累傳子謂欲明毛詩本旨必正義與序之名而後可近世惟氏震詩經補注其引序皆稱毛詩篇義鄭君古文尚書之學出于衞宏故其箋詩雖間用韓詩故訓以弼毛傳而其大義異衞者無之凡異於毛又非三家者皆徇衞序爲說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詁訓而大義則仍受其誣子謂欲別傳箋之得失亦必先辨其非毛非韓之續序然後可請列十餘事以明之千古皆謂毛詩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豈非開章大義然序首但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傳曰關關和聲雎鳩摯而有別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而後可以風化天下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窈窕幽閒之淑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以事宗廟鐘鼓樂之言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始終皆主后妃之德明爲求賢妃之詩無一言及于后妃之求嬪御自衞宏因毛傳中不淫其色以傳會于論語哀樂之云而于大序中增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然其意尙以淑女卽后妃至鄭箋遂訓左右爲佐助謂后妃欲得賢女能和眾妾之怨者助己共祭祀之職孔疏因改序中關雎樂得淑女爲后妃樂得淑女毛傳既不得夫

子之意如以樂而不淫屬后妃則哀而不傷當屬君子于義乖隔續序又不得毛傳之意毛以樂屬后妃續序則以樂屬關雎詩人明出二手且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與樂相牾至哀窈窕而無傷善于文不詞故鄭破哀爲衷又背論語鄭孔又不得續序之意序謂詩人求賢妃非謂后妃求賢妾烏焉三寫屢變離宗而祖毛者皆以墨守諍毛者皆以藉口豈知與毛絕無交涉其失一也葛覃后妃之本毛傳引王后織元紘夫人爲紘綖命婦成祭服復引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復引父母在則有時歸甯以證其爲后妃之婦道而非女道緇衣引服之無斁鄭注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則韓詩亦與毛同自續序誤泥毛傳中婦人謂嫁曰歸一語毛訓言告言歸之歸爲嫁而訓末句爲歸甯則是以上句爲追溯之詞末句爲見在之事如以嫁歸爲本傳自不相顧者耶　不求其異訓之由遂并全詩爲后妃在父

母家之事且改歸甯之訓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而蔡邕沿之遂有葛覃懼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之語詳周頌篇次上則匪但於傳不合於經不詞且與昏義女子恥去之義殊而后妃之志荒矣且上篇鐘鼓琴瑟明爲既歸之後豈次篇反爲未嫁之詞摽梅求我庶士尚屬父母之詞豈后妃不若南國之女失二也陳啟源謂摽梅若爲女子自言則有顏厚之失而于是篇又力主嫁安父母之說可謂不顧其安矣卷耳后妃之志毛傳首章但言憂者之興而以召南草蟲爲卷耳之應則是與草蟲同義寘彼周行用左氏官人之訓謂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則亦以懷人爲思君子而我屬后妃則全詩一例盍首言欲得賢臣可代君子之勞而下章金罍爲人君之制則是憫君子目前行役之苦我僕我馬即君子之僕馬也維以不永懷即

嗟我懷人之懷也文王之僕馬后妃得而我之使臣之僕馬后妃
妃安得而我之哉毓鼎燕勞之禮自在皇華四牡之篇且亦文
王接臣下之事后妃又安得而我之哉若以首章我后妃次章
僕馬我使臣毓鼎我文王一節之內諸我循環有此言志之章
哉既以首章懷人爲思君子又以永懷爲懷使臣豈后妃專一
之志哉且二南鄉樂篇各相配鵲巢爲關雎之應采蘩爲葛覃
之應草蟲爲卷耳之應若如續序則鵲巢之三與關雎之三無
一相應而卷耳之義反與四牡皇華雷同相重詳二南義例篇又齊韓詩說與毛小異亦詳彼篇失三也麟趾序云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之信厚與文王之公子而續序云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箋謂喻今公子亦信厚與
禮相應有似于麟毛傳安有斯意疏亦疑之云使天下無犯非
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失四也凱風序云美孝
子也毛傳亦無幾微不安其室之意續序傳會衛詩而爲淫風
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與毛傳不合與孟子趙岐注不合與漢詔詳卽鄜衛荅問
漢碑漢詩俱引以頌母儀者不合失五也考槃序刺莊
公也傳釋永矢弗告爲無所告語則不過賢材幽隱之思故孔
叢子曰于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于世也宋書宗炳文傳曰冤
窴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長增虛佇續序益以不能繼先公
之業而箋遂謂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
失六也將仲子詩序刺莊公也正穀梁所謂處心積慮以成于
殺左氏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不暱厚將崩服虔杜預皆

言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出奔故傳謂之鄭志而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然則尚嫌其除段之不蚤乎失七也陳啟源曲申續序謂莊公未嘗忌段未嘗有意養成其惡陷之于死而斥公穀爲鍛鍊文致不知其所據者何傳乎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故兩豈左氏與公穀異義乎叔于田序皆刺莊公正以喜兵好殺而其弟化之其國人化之洵美且仁與盧令之其人美且仁同一弊俗所謂一國之風係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徒以段得衆爲說然則刺莊公之不能備弟乎魯之季友宋之子魚衛之叔武吳之季札皆以賢弟得衆春秋何嘗責其君乎失八也序言刺時者十有一篇自園有桃鴇羽外如靜女氓伯兮有狐著東門之楊澤陂皆男女之詩而魏風十畝之閒陳風東門之池亦皆序云刺時十畝傳云閑焉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東門之池傳云晤遇也相遇而歌其爲刺男女時俗之詩一望可見續序不察於十畝傳則造爲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於東門篇則造爲思賢女以配其君鄭因改訓晤爲對以遷就之皆於傳不合於經無取失九也十畝鼠序云刺重斂也續序直以爲其君貪而畏人如大鼠夫安知非斥貪吏而必以訕上獲詩教失十一也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欲刺昭遂美桓叔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箋又釋碩大無朋爲美桓叔之德廣博平均不偏黨詩亡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如此言則詩作而春秋亡而亂臣賊子喜乎失十二也衡門序誘僖公也傳云衡木爲門淺陋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則是賢者

無所求於人而人主自當求之以是爲誘僖公續序傳會謚法而爲愿無立志之說鄭箋因謂衡木爲門喻國小亦不可無政化泌水喻人君愿慤則當用人毛傳有是意乎詩人有是意乎失十三也宛丘序刺幽公也而傳以子指大夫則是卽臣下之游蕩卜國政之怠荒所謂一國之風繫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是義直謂幽公游蕩荒淫鄭箋遂改毛訓以子斥幽公傳得詩意乎序箋得詩意乎失十四也狼跋序美周公也而傳以公孫美成王則是君德之成就正見元聖之格心所謂王功曰勳者續序乃謂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能不失其聖則是刺成王以美周公傳不當以公孫美成王矣鄭安得不改毛訓以徇序說乎而謂序盡出於毛乎失十五也詩之世次不見於毛序而惟見於續序者如蝃蝀相鼠干旄之爲衛文公氓爲衛宣公遵大路爲鄭莊公鵲羽爲晉昭公世皆毛無明文王風以兎爰爲桓王則前後皆平王詩崔靈恩至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就之矣以匪中有麻爲莊王則王風終於平王故春秋作於平王之末不應有平王後詩矣失十六也齊風首雞鳴爲哀公鄭譜又傳會史記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之語謂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豈知王室刺詩自在變雅故匈奴傳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則是宣王雅中有追刺懿王之語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若國風縱刺哀公不關王室何得云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先王陳詩觀風以美刺爲黜陟豈必衰世始有變風耶著

及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詩則續序亦不言所刺之人孫毓以爲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所刺何君孔疏則以三詩皆在還詩後當是刺哀公特舉上以明下耳試問魏風七篇檜風七篇無一諡號又舉何上篇以明之耶葢續序不過因史記有衞鄭齊晉秦陳曹世家故各傅以惡謚至魏檜之無世家者則但仍毛以爲刺其君其大夫以此之蹈虛則知前之失實失十七也曹風四詩釋文蜉蝣序下諸本無昭公字崔集注本始有之鄭譜又以蜉蝣以下四詩皆共公時作沈無定說然下泉思治也正傷小國而望方伯之救續序乃罪曹共公刻削其民非詩義而并非時勢失十八也凡此皆風詩之失也葢風詩寄興無端惟藉序之一言爲指歸稍失毫釐頓歧燕郢至雅頌詞質而肆不藉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頌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於例也國風之失以文害詞以詞害志則說毛者失之失其義也義之失難知而例之失易見故雅頌之續序其失者不過如旱麓行葦惟知塗附於膚詞楚茨大田惟知強贅以陳古甚至雨無正篇以韓詩雨無其極首語得名召旻篇以旻天疾威首語得名續序強說之曰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若斯之倫靡關經義特失之愚而已若夫鄭箋拘閡之愆自前條舉而外如亦既覯止引男女之搆精言從之邁豽古人於泉壤箋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於地下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

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云今民當求明君而歸之季札聞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如鄭箋說則貳甚矣昊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節南山六章箋云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王肅斥爲包藏禍心非詩人臣子之言成王省耕后妃與世子偕行閻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屨五緌雙數姜襄之姆傅後儒類能正之其得者則左右采獲於毛韓其失者非枝駢於衙序卽波沿於緯候孔疏惟知誣毛以申鄭何暇匡箋以翼毛知序箋半毛之綴旒則知三家固毛之益友矣雖然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則序之首語已與傳有不可强合者焉

毛詩義例篇中

或曰毛詩家必守美刺爲詩人本意者蓋恐妨無邪之旨也則請先徵之三家詩再徵之毛詩考韓詩漢廣說人也溱洧說人也（御覽文選注）於陳風以心焉惕惕爲說人於齊風云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文選注引薛君章句與毛傳日喻人君月喻人臣異爾雅釋訓云惕惕愛也郭云韓詩以心焉惕惕爲悅人故言愛）魯詩白虎通義曰孔子謂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襍爲鄭聲以相說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此班固本魯詩說故其作地里志亦用之而許愼五經異義樂記疏引亦曰今論說鄭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今論說者論語今文家言也左傳說者古文家言也謹案以下乃許君審定二說而從今文說也鄭君無駁亦從許義孔疏曰今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無十字矣）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

過聲凶聲慢聲鄭注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若桑閒濮上亡國之聲賈疏云鄭則緇衣之詩云期我乎桑中之類是也案鄭則緇衣之詩者訓傳衛淇奧詁訓傳邶柏舟詁訓傳皆舉首篇爲題也衛則三衛之詩者邶鄘皆衛也某氏誤以衛則三爲句而辯之曰衛風說婦人者不止三篇若不數邶鄘則賈所舉桑中正鄘風也云云其失甚矣唯毛序鄭風涉婦人者惟七而此云九則據韓詩爲說耳是三家詩未嘗以詩皆無邪而必爲刺邪也毛詩野有蔓草序爲男女思不期相會東門之墠箋爲女欲奔男之詞澤陂箋蒲喻所說男之性荷喻所說女之色言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是毛詩序箋之例亦未嘗以詩皆無邪而盡出於刺邪也若如諸家說果以邪者當刺無邪者當美其美其刺皆好惡與聖人同則唐風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宜與美衛武衛文

齊桓鄭武秦襄一例矣豈聖人美亂臣賊子乎若謂武公本無可美特其臣美之則大夫黨奸助逆爲有邪之思乎無邪之思乎繩以毛例宜美宜刺宜刪宜存如謂存以示戒則又作詩有邪編詩無邪之切證是毛詩又并未嘗以詩皆無邪而必出於刺邪也呂氏大事記暴列武公五大罪深咎釐王之納賂不討及著讀詩記則又曲徇序說美武公請命爲一節可取矛盾自陷甚難實非嚴氏粲於此不能分明下一解語以申全經美刺之例而徒嘵嘵辨晉人不美武公特其臣美之皆所謂昭陵則臣固蚤已見之者也叔于田序謂叔段在京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嚴粲謂京城私黨諛叔爲美仁猶河朔謂安史爲聖如其言則與無衣之詩皆邪黨也其詩邪詩也曷云無邪後有

欲强証毛詩美刺無邪之例者幸先以無衣蔓草諸序東門澤陂諸箋開我檮昧焉

或曰後儒必守美刺無邪之例放鄭聲非放鄭詩者以鄭風褰裳風雨薄兮有女同車見於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而垂隴之會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謂牀笫之言不踰閾是賦詩不專斷章可見所賦必非男女之詩也曰以鄭風爲刺忽刺淫與否皆吾所不敢知至以鶉賁一刺證賦詩不專斷章則自亂其例之甚者也夫美刺之例本謂出於淫者自賦則邪出於刺淫則無邪故三百篇皆中聲所止可合於韶武之聲如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與此刺淫何異而趙孟謝之子羽賦野有蔓草序謂男女思不期相遇之詩視此刺淫更邪而宣子善之

國語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序謂刺宣公夫人烝夷姜之詩更與鶉賁何異而叔向從之豈淫詩或可斷章或又不可斷章耶

韶武中聲無邪之思能合乎三百獨不可合此一詩耶觀趙孟退謂叔向明云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杜預謂伯有賦詩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而禮記亦引此爲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證是趙孟之先託詞於牀笫者特謬爲不喻其意以暫解其君臣一時之忿其實伯有曷嘗戲言而趙孟退告叔向又曷嘗及其戲言乎且賦詩不可斷章則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薄分有女同車皆序謂刺忽之詩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亦序刺莊公之作奚翅獻武具敖之諱竟無翹過失言之誅又

何謂也謂鄭聲非鄭詩謂鄭聲淫是淫過之淫非如許君鄭君所說淫泆之淫則周禮樂師凡建國既禁其淫聲又禁其過聲慢聲何耶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亦謂非淫佚之淫否耶史記樂書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何又與韶武中聲相反耶且詩三百篇既皆中聲所止可合於韶武之音則是可用於祭祀燕享謂賦詩不可斷章則又可施於祭祀不可施之於燕享豈同是鶉賁一詩不邪於奏而邪於賦可以欺鬼神不可以欺賓客耶矧春秋列國賦詩襍取不倫而歌詩奏詩則未有及變風一篇者正符祭祀弗用之例是播之樂章尤重於賦詩十倍今謂可奏不可賦則是禁其細而許其大嚴於明而濫於幽且奏之皆韶武中聲則季札何以聞聲而譏政子夏何以謂祭祀有弗用耶吾故曰賦詩或篇取其章章取其句句取其字也奏詩則變風止列於無算樂不列於宗廟正歌而鄭衛淫詩則祭祀無算樂亦弗用況可合於韶武之音耶使有王者巡守陳詩以觀民風行慶讓於列國之哀怨流蕩者其將匿之不陳乎抑陳而讓之貶之削之乎後世誦詩論世至桑中溱洧其於鄭衛之君將賢之乎抑歎惜痛恨之乎夫惟國史序詩上奉先王之典訓以下治其子孫臣庶於是以陳詩之賞罰為美刺以編詩之鑒戒為美刺使誦其詩者如先王之賞罰黜陟臨其上而思無邪之義與天地終始焉詩亡然後春秋作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祲于

祝邱于防于穀與桑中溱洧何異聖人備書之於策邪乎不邪
乎後世不知詩爲先王陳風觀民巡守黜陟之典而等諸儒生
謳詠之集遂恐變風出於自作則妨于無邪何異唐太子宏謂
商臣弒君不當書於春秋之策乎後有欲强誣毛詩美刺無邪
之例者幸以變風可陳而不可錄淫詩可奏而不可賦賦詩或
斷章或不可斷章之故通其義例焉

自國史諷詩述志於是列國大夫有賦詩之事自夫子錄詩正
樂於是齊魯學者有說詩之學然說詩者旨因詩起卽旁通觸
類亦止依文引申蓋詩爲主而義從之所謂以意逆志也賦詩
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詞證明蓋以情爲主
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愜故其

後爲傳注所自興興之所至者興近則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
之世故其後爲詞賦之祖夫緡蠻黃鳥止於邱隅而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子曰詩
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倦焉日有孳孳而
後已桑戶綢繆則歎其知道烝民物則又歎其知道如切如磋
賜達乎貧富素以爲絢商會於禮後唐棣懷人而借以言學尚
綢言服而取其惡文子思之鳶飛魚躍也孟氏之小弁凱風也
觀其會通博其旨趣何莫非左宜而右有也此皆說詩者之法
也引詩則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在宣王之世而記禮者引
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之詩而左氏引爲孟
明之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風柏舟而以爲孔子之遇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魯頌僖公而以爲周公之事是可不計朱詩之
世也表記論君臣之順命逆命則引鴞之貣貣人之無良我以
爲君論口惠而實不至則引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季
文子餞韓宣子論大國信義威懷則引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皆引淫詩以證正議是不必問作詩之事也
左傳所載如叔孫穆子讌孫文子公登亦登則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七年羊舌職美士會爲政羣
盜奔秦則曰禹稱善人達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宣十六年晉叔向論子
野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達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殃咎及之詩云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可以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此之謂乎昭八年郤至釋冤罝之詩則曰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
爲已腹心股肱爪牙其詩曰公侯好仇成十二年是引詩者與詩人
之意可以違反乖刺也至若諸國大夫賦詩之義則子展賦草
蟲而趙孟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襄二十七年穆叔賦采
蘩而曰小國如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昭元年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而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昭元
年是賦詩者之心不必用作詩者之本意也是故定九年左氏
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焉古人稱詩之法不既昭然矣乎後之說毛詩者吾惑
焉執引詩之說以說詩如素絢之詩則謂其質勝而刪之尚絅

之詩則惡其著文而刪之唐棣之詩又恐其廢思而刪之以文害詞以詞害志矣啻高舉之固矣且說卷耳則執左氏周行官人之一言以爲后妃求賢審官之作說關雎則附會夫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語以爲憂進賢而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說柏舟則據孟子之稱孔子以爲仁人不遇之證以是說詩又奚啻高舉之固矣夫說經述古不過如爾雅釋祺奧切磋而用大學毛傳釋四牡懷和周諏而用國語之類若並引詩者之說而取之是據燕說而證郢書也有時執賦詩之事證詩有時又不用賦詩之事證詩如野有死麕野有蔓草匏有苦葉之賦刺淫與鶉賁不合采菽黍苗瓠葉之賦樂章與刺幽不合則述毛者絕不道及是捨耳之鈴觸藩之羝也後有欲執一切斷章之義爲本義者幸以所臚各條申其離合焉

毛詩義例篇下

問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大序用之而毛傳止標興體不及比賦（毛傳言興者凡百十有六而比賦無一字）劉勰因以圭璧金錫澣衣席卷爲比此循毛者也蘇氏轍則謂興者當時所見有動乎中非後人所得知而關雎之類有取義者皆比而非興集傳本之以無取義者爲興有取義者爲比此別毛者也二說孰是曰毛之言興是也其全不言比而如劉勰所論則非也後儒兼言比是也而以興全無取義則非也以三家詩證之淮南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說苑曰鴟鳩之所

以美其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韓詩章句曰詩人傷其君子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茅苕雖臭惡我猶采而不已又韓詩以漢神游女興之予以羔羊素絲五紽興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以蝃蝀興邪色乘陽以東方之日興所說者之美盛以夫栘之鄂柎興兄弟恩榮相覆（箋用韓義）與毛興異以振鷺辟雍興學士之絜白此三家詩皆以取義爲興之明徵也至若毛傳有興無比之例大不然夫興之爲言起也作也發也動也比之爲言例也方也況也周禮太師注鄭司農曰比者比方于物興者託事于物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則是以物象發起其正義謂之興如誦淑女君子而知閟睢之爲有別誦嘉賓燕樂而知鹿鳴之爲相呼若全篇純譬而已志不彰如鴟鴞純託鳥言鶺鴒鳴磼設諸喻兼葭不言本指所興起者何意所發動者何詞乃概濫爲興而不謂之比乎（此外如衡門如蓼莪亦通篇皆比而毛皆謂之興者非也）推之黃鳥碩鼠亦鴟鴞之流文王曰咨則陳古之比韓詩以雞鳴蠅聲相似喻讒人之亂耳以靜女爲陳情欲以歌道義以及綠衣匏有苦葉椒聊之屬或所言在此所志在彼或景響什九形聲什一皆所謂比而非興矣左氏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則是興之隱者尚可爲比（孔疏反謂興之顯者爲比比之隱者）倒其詞矣況全篇有譬無賦而不謂之比乎鄭譜言周公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己志太師述其志知其主意於豳公之事故爲豳風則是七月鴟鴞二

詩周公皆以自比而可謂鴟鴞爲興乎太史公言鄒陽之詞比物連類正以上梁王書旁徵曲喻無徑直之情同騷人之比故王逸敘離騷經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張衡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貽於時君而懼不得通是比體創於詩而大罔於騷人若易其詞曰以美人興君子以珍寶興仁義以水深雪雰與小人同乎不伺乎荀卿蠶賦非賦蠶也雲賦非賦雲也是爲不言之言罕譬之譬若與甫賦雲蠶旋陳道德者同科可乎不可乎變雅變風作於東西周之際先王遺澤未如戰國嬴秦之盡斬故猶賦多於興興多於比世瘉亂情瘉鬱則詞瘉幽於是微詞之對隱語之諫與騷賦之比始並盛於時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又曰其文約其詞微其稱名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豈非以離騷皆寓怨誹於好色之中比多於興興多於賦乎秦之亡也而詩騷不作焉并比興而亡之也是故主文而譎諫言無罪而聞足戒則比優於興興優於賦孔子曰諫有五諷諫順諫窺諫指諫迫諫吾其從諷諫乎比興之謂也若之何闕其一使後之孤臣孽子逐婦有不能自將其情者何由而託之乎是故芣苢羔羊毛不言興而韓以爲興伐木毛以爲興而韓以爲賦漢廣雞鳴靜女毛不謂比而韓以爲比則知比興之義三家不盡同毛矣毛於螽

斯殷其靁小星簡簡日月鶉之奔奔蝃蝀揚之水東門之墠碩鼠破斧伐柯魚麗無將大車諸傳皆明言其取義而無興字則知傳本有興字而脫之亦必有傳不言興而後增之者矣葢大雅三頌皆純賦體其涉興者惟棫樸卷阿振鷺三頌故周禮及大序皆以賦比興列於風詩之下而比賦判然不倫惟興界乎二者之間故毛惟區別興體明此外之皆比賦不待言也自鴟鴞鶺鴒蒹葭諸篇皆有興字於是六義亡其一劉勰文士遂以字句形容者當之豈知詩美有斐之君子既圭璧金錫皆言如欽憂心之貞女既石席澣衣皆言匪文皆直賦義匪更端特屬詞之末節豈六詩之大體乎有毛本非興而箋強鑿爲興如河而鄭以爲賦如東門之墠箋爲男女之詞伐木丁丁箋以文王爲義此當舍毛從鄭者也至若毛興如此鄭興如彼或毛鄭取興皆閎而有待於後人如相鼠之師拱而制禮蓼莪之蒿根抱毋九罭之鴻北向則不南興公歸之不復則義類孔多仁智隱見舉隅而引申觸類而長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於斯

四始義例篇一

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而六義興焉故季札觀樂已分風雅頌之名其體宏用博矣而漢儒以四始之說媲之魯詩一說韓詩一說毛詩一說齊詩一說後人無一能析之者請先以魯詩之義明之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

爲頌始烏乎何書不有發端體例奚關大義葢嘗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義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連奏也古樂章皆一詩爲一終而奏必三終從無專篇獨用之例故儀禮歌關雎則必連葛覃卷耳而歌之左傳國語歌鹿鳴之三則固兼四牡皇皇者華而舉之歌文王之三則固兼大明緜而舉之禮記言升歌清廟必言下管象舞則亦連維天之命維清而舉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此樂章之通例而四始則又夫子反魯正樂正雅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於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裘領禮樂之綱紀焉故史遷不但言關雎爲風始而必曰關雎之亂者正以鄉樂之亂必合樂關雎之三故特取夫子師摯之言以明三終之義猶國語但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而不及大明緜後人不察而陋之過矣曷言皆周公述文王之德也周南非有天下之事義固皆係乎文王國風不應有王朝公卿之作但作自風人采自周公分陝之時定於周公作樂之日故世說亦以關雎爲周公詩（兩晉時魯韓尚存當有所本）而葛覃卷耳從可知也鹿鳴之三鄭譜以爲文王詩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孔疏謂毛傳舉中以明上下則鹿鳴皇皇者華從可知也大雅文王篇之爲周公作見於呂覽及漢書翼奉傳之所引世說荀慈明之所論而季札觀樂直以大雅歸於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

者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非皆明證乎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見於王褒劉向之言與夫尚書大傳之述象舞之爲文王見於季札所歎維清之卽象舞則有小序明文而詩譜疏言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頌首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太平於廟盛之次也是則升歌管象之詩尚有疑義乎至其施於禮樂而上下通用也則以其聲中其德盛其意要眇而閎深故關雎之三本后妃房中之歌而鄉樂之亂必及之鹿鳴之三本燕勞臣下之樂而鄉飲酒禮及大學釋菜亦歌之則政自閨門行乎朝廷而達乎鄉黨邦國矣文王之三皆言王天下之事而兩君相見亦用之清廟之三乃宗祀配帝之樂而記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一見於祭統之言大嘗禘再見於文王世子之言養老三見於仲尼燕居之大饗兩君相見四見於明堂位之祀周公廟則政又本乎君親而洽乎上下通乎幽明矣故傳曰文王基之武王纘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史記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文王之思慮然又以文王者非獨吾子孫之師亦天下百世所宜師也人知文王之聖不知其所以聖知父莫若子故繼志述事制禮樂播天下若曰吾文考之化乎閨門如是其親賢體下如是又精揭其配天無二之德雅之頌之以告百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我周之所以王蓋非偶然也若曰我文考之德豈易言語形容而其可知者固有如斯爾厥後嗣王怠政則大臣詠關雎以風止不好賢則大夫絃

鹿鳴以諫其絃歌也亦必連三篇賦之故晁說之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鹿鳴之三皆

康王刺詩若曰曷不聰聽爾祖文考之彝訓云爾故四始者周公達孝之極思仁至義盡之作也不然者周人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幽風當先於周南思文之頌當先於清廟大雅當首生民次公劉次緜次思齊曷爲皆以文王之詩冠之哉故知六義本於周官而四始則定於夫子如匡衡習齊詩而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張超習魯詩而其賦云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而韓詩外傳且有子夏問關雎何以爲風始之言聖志特創三家同詞又國語稱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可見造端託始多定於編詩之人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凡贊易刪書修春秋

正禮樂罔不奉以周旋而詩則始之以四始終之以豳王魯頌蓋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則於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於東周而不可得則寓之空文以垂來世云爾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似元年武似春王公似正月聖之與聖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呂氏春秋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世說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　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向傳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合和四海而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柔色然後周公與升歌清廟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俯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

文王世子明堂位皆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左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曰文王樂也

四始義例篇二

魏源曰吾言三家詩之四始也姑先言關雎之三鹿鳴之三文王之三清廟之三以起其信究而極之則必言關雎之什鹿鳴之什文王之什清廟之什而始備其義小雅都人士之什十有一篇不盡以十篇爲什也大雅蕩之什周頌閔予小子之什皆十有一篇以都人士無首章知之　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大雅詩譜疏引其解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自文王以下至於鳧鷖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爲正大雅夫正大雅鳧鷖以下尚有篤公劉行葦泂酌卷阿三家詩假樂爲美宣王行葦在公劉後詳大雅篇次發微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而韓詩論正大雅尚不數之豈非專以周公述文武者爲正雅乎且鄭譜惟以大小雅首什爲文武詩以南有嘉魚十六篇生民下八篇爲周公成王詩則前此不必周公所作後此則又於文武無與韓詩皆不然豈非二雅正始皆周公述文武之德而無成王詩并無前人後人所作之詩乎因是以推二南之例則儀禮合樂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爲詩六終而止曰合樂三終者孔疏謂堂上工歌關雎則堂下笙歌鵲巢和之工歌葛覃則笙歌采蘋和之工歌卷耳則笙歌采蘋和之故云合樂三終賈疏意同若朱子儀禮通解從賈疏而以二南各三終爲說則是六終而非三終矣又解合樂亦未是　豈非二南雖同鄉樂而奏有堂上堂下之分正以召南不言文王后妃身事故亦僅

爲周南之應而不爲風始與大雅召公一例乎是知韓詩以周南十一篇爲風之正始小雅鹿鳴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爲二雅之正始周頌當亦以周公述文武諸樂章爲頌之正始其魯詩論四始但舉首篇者猶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舉首篇以統全國之風（毛詩稱邶柏舟詁訓傳鄘柏舟詁訓傳衞淇奧詁訓傳王黍離詁訓傳鄭緇衣詁訓傳皆同此例）又稱文王之什生民之什亦同此例非但以三篇爲始但觀於首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詩皆同正始之例韓義卽魯義也

然則以下皆變詩乎曰以下諸詩謂之非始則可謂之非正則不可觀於召南召雅皆爲正始之附庸則知風之淇奧緇衣雅之宣王諸詩亦可爲正始之餘響觀於豳風變而不失其正則知楚茨大田諸豳雅亦可爲正始之附庸而凡成康昭穆東都朝會諸樂章亦可爲正始之餘響（詳變雅豳雅篇）以始爲義不以正爲義豈如毛詩正變之例固而難通乎周頌篇次雖不可知然既以周公文王之詩爲始則知必有非周公之詩居後而豳頌三篇閔予小子四篇以及不顯成康自彼成康之詩亦皆清廟之餘響樂章之附庸矣若如毛詩以全頌皆周公所作更無他人之詩則豈止有三始而周頌則無始耶班固何以言康沒而頌聲始寢揚雄何以言康王時頌奏作於下耶

或曰毛詩大序風者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果如其說則上濫六義下違始名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謂王道興衰

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皆望文爲義果何說乎曰毛詩四始之說卽其正始之說正始之說卽其正變之說箋疏皆闕惟成伯璵唐人著毛詩指說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其說亦與魯韓相比附然惟不以文王周公爲義而以正變爲義故於大雅正始則濫以召公成王之詩而正雅以後則烝民崧高亦與板蕩俱變矣鄭譜又分小雅南有嘉魚大雅生民以下爲周公成王詩而以上則爲文武詩與周公無與於是當棣則謂隱其事託諸文王采薇出車則系之殷紂矣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本閒歌三終而裂其一上屬文武其二下屬成王遂乖樂章連用之例矣大雅假樂旣醉鳧鷖與文武無與遂同詒頌禱祝之詞無繼志述事之義矣又以召南及周頌皆全列正始於是同一太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平王齊侯之稱成王成康之頌皆以訓詁易謚號矣果如其說何不謂之四正而謂之四始乎魯詩昜不曰二南爲風始而獨曰關雎爲風始乎昜不曰周頌爲頌始而曰清廟爲頌始乎且正變之例如以其世則二南豈不當殷之末季爲商紂之國風何以爲正如以其詩則淇奧美武公之德何讓於何彼穠矣之美王姬豳風七月述公劉太王旣列樂章何亞於二南房中之樂而獨爲變盍毛詩旣以正者皆謂之始則以後卽有不變者亦不得不謂之變可以爲四正不可以爲四始四始之說似嚴而實大四正之說似寬而實隘也

四始義例篇三

問曰北宋惟韓詩尚存見於御覽集韻所引及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所載至齊魯則亡久矣而晁說之詩說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鵲巢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詩其說安出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雖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考關雎之爲刺時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楊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閒有本義有旁義在善

學者分別觀之晁氏但見韓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又見他書徵引三家有畢公賦關雎以刺康王之說因意刺時者卽刺康王且并意鹿鳴之諷刺者亦爲刺康王皆道聽之說非親見三家之本也考齊詩匡衡之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魯詩則史記外戚傳序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昏因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韓詩外傳夫子荅子夏之問曰關雎詩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

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托命也予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三家詩發明關雎正始之義爲何如而徒以晏朝之刺薇之平學記大學始教皮弁釋菜宵雅肆三鄭康成曰宵之言小也肆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又燕禮注曰鹿鳴者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歌四牡采其勤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歌皇皇者華采其自以不及欲咨謀賢知自光明也鄭注禮皆用魯韓詩而其說如此孰謂鹿鳴之三爲周衰刺詩乎蓋三家詩序不止一句如詩考引韓詩云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引者或取上或取下則其義不全而或異於毛矣又如侯芭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猶使口誦是詩而不

離其側亦兼二義使但引刺王室句則謂韓義同於毛矣故知三家既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淸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即爲諷時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諳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鬩牆二語爲周文公之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於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

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孫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
襄公葢古者既以詩被樂章後王有忘祖荒政者則國史授之
矇瞍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姜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
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爲盛事以歸
功於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
誦關雎詩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初學記引則明云周德將
衰康王晏起畢公穆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
公如以窈窕防微杜漸諷喻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
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
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不但此也文選注引韓詩曰伐
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毛詩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中國微矣則齊魯韓毛同軌合轍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
他書所引旁義以爲本義且并旁義失之亦將據六月之序謂
毛詩以正小雅皆刺時在宣王北伐之後耶呂祖謙馬端臨遂
謂三家詩駁襍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常棣古序耶由斯以推
則陳暘樂書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而作文選注
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女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
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大周正樂曰騶虞操者
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
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怨於內內
迫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潛夫論班祿篇云背宗族而采蘩

怨臧琳曰當作采蘋取宗室鹽鐵論備胡篇云好事之臣求責
牖下語耳采蘩不言宗族鹽鐵論備胡篇云好事之臣求責
匈奴使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罝所刺小人非干城腹
心也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其
爲賦古諷時歟抑或借周諷商歟非皆關雎刺時之例歟不然
齊詩越草蟲而取采蘋與儀禮樂章合豈有以鵲巢采蘩爲純
刺詩者耶韓魯詩以騶虞爲歎仁人樂官備何嘗以騶虞爲刺
詩耶齊詩小雅四始篇弟與樂章合足正毛詩采薇出車之失
韓詩服虔說以鹿鳴至菁莪十六篇皆文武詩爲小雅之正始
又以夫移爲周公燕兄弟與左氏毛序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
之道缺文選注與六月毛序合豈反以鹿鳴伐木爲刺詩耶周本
紀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烏有康王時刺詩已作耶後儒
以關雎鹿鳴刺時病三家者不知三家詩序之義抑豈知毛詩
大序之義耶

曰詩疏及漢書注冀奉郎顗一傳引齊詩四始五際之說出於詩緯汎
歷樞固非四始本義然其說亦可得聞乎曰漢時古樂未湮故
習詩者多通樂此蓋以詩配律三篇一始亦樂章之古法特又
以律配歷分屬十二支而四之以爲四始與三期之說相次如
大明在亥爲水始則知文王爲亥孟縣爲亥季四牡在寅爲木
始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爲寅季嘉魚在巳爲火始則知
魚麗爲巳孟南山有臺爲巳季鴻雁在申爲金始則知吉日爲
申孟庭燎爲申季其舉中以統孟季者猶關雎之以首篇統次
三也具詳小雅篇次發微然齊詩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

始則豈不知正始本義而以緯說爲四始哉

四始義例篇四

嗚呼關雎鹿鳴之作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關雎刺時所刺何時豈非思賢妃之淑德正以傷牝雞之司晨耶故愼固幽深摯而有別傾城巧笑之反也求之不得寤寐反側車舝令德之思也鐘鼓琴瑟傷斷棄先祖之正聲變亂新聲怡說婦人也辟辟之樂作於北而鼓鐘之化行於南其時汝墳詩人懷父母之孔邇則傷王室之如燬關雎詩人歎窈窕之好逑則念傾宮而反側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哀而不傷也易者使傾樂而不淫也其刺時歟其思后妃之德歟詩人不言而夫子知之曰爲是詩者其有憂患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鄭注論語時用韓詩其釋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正與車舝同旨不然樛木螽斯麟趾鵲巢彼專美文王后妃者夫何哀也夫何傷不傷也夫何求之不得憂勞反側也文王求之歟詩人求之歟文王之憂哀歟詩人之憂哀歟宜百世之泯泯棼棼也七十子傳某微言故其序詩則止曰后妃之德而不言美后妃之德焉止曰刺時而不言刺何時焉周公播諸禮樂以風化臣庶覺悟後嗣於是珮玉晏鳴則歌之祖席有缺則歌之苟非詩人有忠愛諷諭之情烏能歌之而感悟而流連乎周以一妃興殷以一妃亡美戒勸懲莫爍於斯故韓詩序則曰關雎風也風諷古今字此所以諷釋風也毛詩序則曰風風化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毛詩關雎大序亦以爲諷時也諷與刺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毛詩傳曰后妃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齊詩則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韓詩杜欽曰后妃之制天壽存亡之本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是齊魯韓皆以關雎爲思賢妃之德與毛序后妃之德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彼昏日富婦言是聽之人九侯鄂侯不能爭比干箕子不能悟計無復之而望及于劾宛好逑琴瑟之默助其意彌曲其詞彌惻其告彌忠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矣彼言刺晏朝者得其流而未溯其源言文王德化者見其表而未見其裏鹿鳴之諷求賢卷耳四牡之諷體臣亦然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知臣下之勞而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言文情哀豈其徒訴於文王哉其忠告於紂者至矣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於關雎之三見之小雅怨誹而不亂於鹿鳴之三見之不然何不曰變雅怨誹乎卷耳之志猶四牡

之志兎罝小星之志猶卷耳之志汝墳殷其雷摽梅之志猶兎罝之志元黃賁賁虺行役況瘁而湛樂飲酒者不知也淮南子俶眞訓云今縮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是三家說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而私人百僚者不知也文選薦謖彥表注云殷紂時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故兎罝之詩作鹽鐵論云此兎罝所刺小人非干城腹心也使臣宵征於野載星抱帳而燕燕居息者不知也文選魏文帝槪詩注曰嘻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奉使類男女怨曠失時摽梅華落而瑤臺長夜者不知也周官媒氏疏引張融說摽有梅之詩嫁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亦辟詩說刺紂世驅車而布四方之號令采蘋以念行役之逾歲伐枚以治汝水之隄防而息偃在牀者不知也薛君章句列女傳說汝墳皆迫於紂世行役之詩殷其雷草蟲正同斯道是以四牡毛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吾想殷紂之時政教煩急師役數興諸侯怨叛文王勞來旋定安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奔走匍匐救之其時爲之臣民者如燬沸其前父母罹其後一以爲湯火一以爲化日怨而不敢怒懷而不忍叛何不幸而生於其時哉又何幸而生於其時哉說詩者尚以二南不當諷刺幾同盛唐應制之什會亦思文王之時何時也柔順艱貞以蒙大難陰行善事朝不保夕形諸詩者喜懼集於一時悲感乘於一志在周國爲正風者在商世爲變風誦詩而不尚論其世不知文王救民恤下之苦心曷由知其服事之苦心哉麟趾序云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騶虞古操言召國大夫久於行役男女怨曠則知壞宮室以爲汙池廢田以爲園囿沛澤多而

禽獸至方淫刑炮烙草芥其民曾文王國中鳥獸之不若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斯謂也惟序闕雎刺時者知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斯謂也亦惟序闕雎刺時者知之二南末章皆以吁嗟之詞終之言有文焉聲有哀焉漢儒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二南二十餘篇亦可以當殷紂時諫書矣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周當作商蒙上文師摯紂史記也或作詩人本之衽席闕雎作仁義淩遲鹿鳴刺焉西漢王道亦可箕子而言之此後人妄改）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闕雎之亂葢以闕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

古今人表亦以太師摯當殷紂時與夷齊商容箕子同列葢今文家說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闕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卽哀而不傷近儒說論語者見序箋所說哀樂之義齟齬難通遂謂必兼闕雎之三而言之闕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劉氏台拱說）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紬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於傷乎岐周國盡於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況

謂作於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
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毛序但云后妃之
德不云美后妃之德而後人强以求之爲美之乎故誦其詞則
曰求賢妃也而所以求之若斯其迫得之若斯其難則必有所
爲言之也女史歌之以節義序矇瞍奏之以爲常樂鄉黨邦國
用之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則諷時者其本誼也若曰夫婦之始
人倫之本也自天子以至庶人身之修不修家之齊不齊國之
治不治未有要於斯者是以君子重之愼之難之也造端夫婦
而察乎天地吾於關雎諷時見之矣

毛詩大序義毛詩大序與三家詩如出一口自
來無有得其本旨者故注而申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風天

下之風劉瓛崔靈恩皆從徐讀爲諷是也陸德明
從沈重讀如字非是廣韻集韻皆風諷連文同用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下二

風讀諷字釋文於或出入風議其風肆好皆讀諷音小序
於衞之氓云序其事以風焉馬王之君子于役云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鄭之羔裘言古君子以風其朝焉齊之盧令
故陳古以風焉皆先言刺而申之以風是風即諷之明訓
也楊雄諭賦勸百而風一則是此序言諷以動之匡其情
之過也教以化之歸於情之正也古者風氣之風與諷勸
之諷諫爲風之誼而大序即以諷爲誼雅以正爲誼後人不知
五吾其從風諫乎漢書韋孟作詩風諫文選取之作諷諫
詩凡史記漢書風諭風告風止風曉風勸之文指不勝屈
顏師古皆讀如諷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歎卽諷諭
爲詠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謂絲竹之聲依
人之歌詠爲節詠之爲永猶諷之爲風皆古今字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以上通論詩體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譎諫
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古無四聲之分
皆同一讀猶好惡字離騷皆讀去聲也主文譎諫
三句正釋諷義也此專指正風而言故有上以風化下之
語晉語范文子曰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之於民於是
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
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其
言治世之風諫教戒與大序相表裏自鄭箋不知詩誼疑
正風不當有諷刺因於大序箋以化刺爲譬喻以主文爲
宮商以諫爲歌詠以譎爲依違與大序全相背謬正猶破
哀窈窕爲衰窈窕皆由執二南文王之化止應有美不應
有刺不知毛序於二南其言美者惟召南何彼襛矣一篇

餘皆無美字葢二南當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時皆言在
此而意在彼闕雎本思賢妃之詩與車舝同旨故韓序曰
刺時也毛序曰所以諷天下而正夫婦也諷與刺有以異
乎韓序但言刺時不言刺何時與齊詩匡衡毛詩小序正
同一義豈得因後人康王晏朝之旁義而并誣其本誼乎
推之葛覃之勤儉以佐君子卷耳憂臣下之勤勞皆與牝
雞司晨爲反對標梅之怨曠逾時汝墳之王室如燬尤其
深切著明者也正風如此正雅可知鹿鳴四牡皇華卽卷
耳體臣恤下之思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彼馬瘏僕痛而上
不知恤者獨何心乎是則主文譎諫無罪足戒未有如正
風正小雅之切者也及其後世畢公刺朝而詠闕雎大夫
彈絃以諷鹿鳴以及鵲巢采蘩采蘋兎罝騶虞伐木皆可借爲
諷刺之什雖在南雅入樂以後亦因原詩本有諷諭之旨
故推廣其用猶召穆公作常棣不得謂與周公常棣之情
不同也故知毛詩大序若合符節此誼不明不但三家詩不可通卽大序先不能
讀而闕雎諸篇郢書燕說更無論矣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此段始言變風變雅則上文之專
者以諷諭之誼正言正風昭然無疑其前不言正雅
風更多於正雅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段復邕言變風諷時之詣與正風之主文譎諫異幽而同情也國語曰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邦誦訓之掌道方志亦卽瞽矇之諷誦詩奠世繫也擇詩之切勸戒者授之矇瞍皆小史之職舊俗謂正風正雅忠愛諷諫之俗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形四方之風謂四方之所諷陳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風之所由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

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詩四始之說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更無有為風雅頌之始者如其言昜不謂之四體而乃謂之四始乎至鄭箋謂王道興衰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皆望文為義竊謂毛詩四始之說卽其正始之說箋疏皆缺惟成伯璵毛詩指說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葢毛詩以正風正雅周頌作於周召者為正始而自此以下皆謂之變雖與魯韓專取文王周公詩為四始者小殊而大指不遠乃自箋疏以來從未有表而出之者何怪大序一篇人人習而不察乎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朱子分基以上為大序此段專說關雎者為小序小序多衞敬仲附益非大序之比關雎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云云葢釋論語樂而不淫之語而於哀而不傷則未之及此小序乃易樂為憂又益以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箋知其不可通破哀為衷爾以乖隔葢衞宏所附益也然此序但云關雎樂得淑女則是謂關

睢詩人之意仍以淑女指后妃自孔疏述為后妃樂得淑女遂以淑女指嬪妾而詩誼愈晦毛誼愈誣矣陳氏啟源一生自命述毛於此尚殉孔疏何責他人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海宵蔣廷徵校

詩古微三

邵陽魏源默深著

二南義例篇上

讀二南之詩得三例焉二南各十一篇而召南多其三以知平王召伯之詩為後附也十一篇之詩各相配應以知關雎之三當證以鵲巢之三與毛詩先草蟲之故也關雎至麟趾十一篇皆房中之樂兼有文王之義不當如王肅專以芣苢上八篇為房中也何以言之鵲巢可當關雎采蘩可當葛覃草蟲可當卷耳采蘋可當芣苢小星可當樛木江沱可當螽斯摽梅可當桃夭羔羊可當兔罝行露可當漢廣殷其靁可當汝墳騶虞可當麟趾二南各十一篇以備鄉樂房中之樂故篇章相對節奏相

當至甘棠則召公稱伯在武王分陝之後非文王詩矣左傳史記漢書韓詩外傳孔叢子並以作於召伯久沒之後西周遺民追思之詞則並非康王詩矣野有死麕篇舊唐書禮儀志謂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則明以爲平王詩矣劉昫五代人蓋韓詩何彼穠矣三家詩以爲齊侯嫁女與毛異義則亦東周平王後詩矣並詳二南答問召南多周南者三篇而此三篇皆別爲一例故鄭孔亦謂召伯齊侯二篇皆非文王世詩見詩譜疏其不入王風者采於陝以西舊畿之地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故從其地從其類而附之召南也詳召南答問以是爲正風之變變而不失其正也此二南之例而人未知者一矣儀禮合鄉樂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齊詩篇第同之見孔疏而毛詩獨先草蟲夫毛於六笙詩逸篇尙按儀禮樂章列其篇次豈於此獨不知而誤倒之譬觀二南相應之故而後知毛以采蘋與卷耳不甚相倫故特先草蟲以證關雎之三也鵲巢求夫人卽關雎之求賢妃尸鳩均平專一猶關雎摯而有別也之子卽淑女也百兩御之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求淑女佐助之失矣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娣媵有定制何煩后妃既歸始爲文王求嬪御乎采蘩采蘋同爲勤儉祓以祀先與歸甯同孝夙夜在公與告師同敬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在女家及歸安父母之失矣草蟲卷耳同爲懷人之詩而毛韓異義然毛詩既先草蟲以配卷耳而草蟲正大夫妻懷君子行役之詩則此之金罍大夫器亦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與韓詩義正相發蓋后妃因使臣

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詩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言勝於鄭箋人君行饗燕之說齊詩越草蟲取采蘋然采蘋亦大夫妻之詩可見二南相應齊與毛韓大同小異而人未察者二矣二南皆文王之世而周南十一篇其八序皆屬之后妃召南首二序亦以夫人爲說故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爲后妃房中之樂其餘爲南國所采之風然關雎在河之洲卽非岐周魯韓以芣苢爲蔡人之風亦非周國本有是漢廣汝墳至麟趾皆房中之樂豈得以毛序中偶有后妃無后妃爲區別乎或又謂兎罝序爲后妃所致羔羊序爲鵲巢之功致豈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皆化於后妃夫人而不化於文王麟趾公子卽可云關雎之應騶虞田官詳召南答問何以爲鵲巢之應周密癸辛

稧識因謂易大象惟施於天子者稱先王兼諸侯者稱后兼公卿大夫者稱君子文王兼有天子諸侯之義且三百中所言后皆指國君從無以后稱君妻之例二南當殷商之世宜從前代之稱后者文王妃者太姒似乎可通然謂關雎后與妃之德可也謂葛覃后與妃之本可乎二南房中路寢之樂后夫人侍御於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亦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故詩皆主於婦德義實推本刑于（惟甘棠召伯之詩附入召南別爲一例）不嫌其詠后妃而遺文王至兎罝明美公侯而兼言后妃所致者蓋關雎之德莫大於摯而有別今以兎罝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啻儉婦之如賓漁者之宵肅有愼固幽深之淑女而後可爲君子之好仇有肅肅敬獨之武夫而後可爲公侯之好仇大雅興文

王作人之化至於魚躍鳶飛以明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然則
兔罝爲關雎之所致不其然乎漢廣汝墳以下皆男女風化之
詩反不言后妃毛序本無義例斷不可以此爲樂章之區別召
南羔羊序而言鵲巢之功致正與關雎兔罝同一義例騶虞爲
鵲巢之應其義亦同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齊詩
亦稱后夫人之德故知樂章之義以后妃貫二南不嫌其遺文
王而人未察者三矣

二南樂章篇次相應表

關雎　鵲巢
葛覃　采蘩
卷耳　采蘋（從齊詩篇次）
芣苢　草蟲
樛木　小星
螽斯　江沱
桃夭　摽有梅
兔罝　羔羊
漢廣　行露
汝墳　殷其雷
麟趾　騶虞

以上正風房中之樂十一篇　以下附召南變風三篇

甘棠　魯韓說皆東周遺民思召伯之詩
何彼穠矣　韓詩齊侯嫁女子爲平王之外孫女

野有死麕 韓詩平王東遷後男女刺詩

召南獨多三篇明爲東周增入之風

二南義例篇下

問曰毛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譜言文王受命作豐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武王時陳其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孔疏又謂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一人而二名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而後儒不從之直以召南夫人爲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爲二則是羔羊騶虞爲鵲巢之應者皆歸美於南國之君何與文王后妃之化耶曰前篇言羔羊騶虞皆本於鵲巢者姑申毛例若以經義求之則召南全風皆爲周南之應鵲巢當應關雎不得謂南國諸侯夫人之詩非文王后妃之化也草蟲采蘋篇次亦姑仍毛例若以三家詩言之則采蘋當爲卷耳之應草蟲當爲芣苢之應也（芣苢蔡人妻傷夫與草蟲妻懷大夫同義）何者采蘋既爲鵲巢之三則大夫妻之能循法度亦當爲南國夫人被文王后妃法度所致左傳釋是詩有濟澤季蘭之女明爲南國諸侯之女將嫁爲大夫妻者（詳召南答問）毛鄭皆釋此詩爲昏義先嫁三月教於宗室時牲魚蘋藻之祭美其能循法度以見爲諸侯夫人之化故爲鵲巢之三卷耳之應其非文王后妃兼稱夫人明矣孔疏據季女非已嫁之稱奧非牖下之地大夫不祭於大宗之廟尸之非助祭之詞以駁王肅大夫妻助夫

氏祭之說而仍不能據樂章之篇第以證其爲鵲巢夫人之化反泥射義大夫以采蘋爲節謂無預於夫人然則采蘩當止謂士妻乎卷耳金罍亦代爲大夫妻之詞何害其爲后妃之志乎又不知據左氏濟澤季蘭之訓以證其爲南國民風而儕諸關雎宮闈之什則是豐鎬本國之風自當采入周南何得入於召南而忽后妃忽夫人忽王者忽諸侯忽聖忽賢乎洵乎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釋一詩而二南之別艮以所采之地非以所區之化矣

曰以地別二南不以化區二南然則程大昌謂南爲樂名非詩名而引鼓鐘篇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季札見舞象箾南籥因謂南和也雅正也二南但取其風之和非以其地之限以斥小序王化自北而南之說且謂南雅頌三者爲樂詩而列國之風爲徒詩不入樂然耶否耶曰周禮太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蘩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爲國風明矣至鼓鐘之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毛韓鄭氏皆釋爲南夷之樂左傳南籥杜氏無注然左氏爲之歌周南召南不云爲之歌南烏見其爲樂名非詩地之名耶呂覽塗山氏爲候人之歌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塗山亦在南方而南有樛木南有喬木漢廣汝墳江沱則經有明文更以三家詩證之水經注江水篇引韓詩周南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舍於甘棠陝間之人皆得其所則是韓毛義同考楚地記曰漢江之

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蓋漢世南郡兼湖北荆州宜昌施南襄陽四府之地南陽兼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地故周南之詩曰汝墳曰江永漢廣是其境東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漢也召南之詩曰江沱是其境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魯韓詩以芣苢爲宋人女蔡人妻作文王卽位諏于蔡原蔡宋皆東南之國是豫徐二州之風在陝以東其采入周南宜矣又以行露爲申人女許嫁於酆而作申在南陽宛縣而酆卽文王伐崇作豐之地則豫雍二州之風在陝以西其采入召南宜矣又以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而以父母孔邇謂三親不謂文王則亦豫州之風蓋汝墳在潁距岐西遠不得以孔邇頌文王此陝以東詩其入周南宜矣爾雅決復入爲汜小洲曰渚又曰江爲沱禹貢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地里志謂在蜀郡郫縣此梁州之風其采入召南宜矣漢廣與江水並言明在江漢合流之處則采於荆要之六州之風略具蓋文王本先爲雍州之伯南兼荆梁（西伯戡黎鄭注）故周書大匡止云三州之侯咸率其時西北迫於戎狄東北阻於紂都其化先自北而南則爲江漢而庸蜀羌髳舉焉其後東諸侯叛商文王乃率叛國以事紂故申蔡宋則自西而東汝墳則又自東南而漸北故程典始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至是始三分有二惟餘殷都北鄙殺伐之聲師延濮上靡靡之樂亦廩廩乎將變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召分陝盡陳天下之風惟以六州被文王之化者入樂是二南皆作於周召未分陝以前其詩皆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周召風化爲義其

分繫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
摯虞曰今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郡國志宏農
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召公治雍梁二州而兼有荆豫之
風者地所近也周公治豫徐荆揚而兼有豐鎬之風者王都不
屬於雍州之伯故其詩雖在陝以西而周公得陳之也逸周書
度邑解武王以營雒告周公則其分周公陝東治洛陽者爲營
雒計也其後周公居東亦必先居洛陽而後度河攻殷王質詩
總聞曰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
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公之任東遷後此宮猶存也其宮亦有
太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其任至重而後人妄有聖賢淺深之別
皆强爲詞也武帝樂府止詠漢事而總齊楚趙代之謳遼作大
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乃樂因地異豈詩因
樂名哉至周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二南諸詩皆作於
未分陝以前鄭譜乃謂文王受命作豐卽分岐周故地以爲周
公旦召公奭采地武王有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六
州得二公德教尤純故獨錄屬太師云以周召分陝在文王
時以二南爲二公之化實爲諸謬說之根本攷書大傳周本紀
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明年卽薨何暇以岐地分賜二
公施行政教且文王身爲西伯何得又使其臣分僭二伯故書
君奭篇數文王臣惟虢叔閎天散宜生太顚南宮适及武王時
虢叔先卒則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皆不及於旦奭至樂
記始言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二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下之後明矣二南之詩實陳於武王時周召分陝之後所采則皆文王之風實非周召之化又明矣韓詩外傳述召公聽訟甘棠之事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政也明在文王既沒之後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而又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傳其次子世守王官則已在成王之世故以有天下之號繫之周公若文王時叔旦尚未用事安得遂以周國之名繫之耶若謂文王受命稱王即可分封二伯則詩中公侯于城公侯腹心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公子公姓公族而以王室稱商若既命召公爲西伯而文王戡黎又自稱西伯進退無據禮大傳之牧野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又何說耶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專指文王時言故知二南以地爲別不以詩爲別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二公風化爲義以二公所陳爲區別不以二公所化爲區別惟主於文王之風化故召南皆周南之應以其爲豐鎬本國之風有文王后妃之什焉尊爲四始冠於召南不亦宜乎然詩雖作於文王陳於武王而其被諸管絃用爲房中鄉國之樂則實定於周公制作之日故四始又皆以周公所定爲義別具四始篇

邶鄘衛義例篇上

問曰毛詩移王代檜以復太師之舊固復其所不當復矣其分一衛爲三以易太師之舊果易所當易乎曰衛風凡四十篇邶九鄘衛各十又三家多黍離較諸國獨繁重故分其簡編以代什數者不獨

毛詩魯詩亦然然毛公之意固異乎後人之意魯詩所分又大殊乎毛詩所分也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魏爲之歌唐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衞之不可分猶之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之語以爲衞詩毛於此二風題曰邶柏舟詁訓傳鄘柏舟詁訓傳不過區別兩柏舟使分冠邶鄘又以武公叡聖媲美康叔故因以淇奥冠衞詩初非別有義例漢藝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詩邶鄘衞同卷而毛分爲三卷故傳數多於三家也自鄭氏詩譜云周初實建三國其後衞世子孫兼并爲一作者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於是燕說雲起或謂夫子重殷墟存亡國則太師舊第胡爲已列其名或謂詩殊地地殊聲則音并虞虢鄭并東虢齊并紀萊其詩易不各別其聲以魯詩舊說考之漢書地里志曰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爲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是魯詩說以康叔初封即得邶鄘衞之地其三監有武庚無霍叔者霍叔監邶相祿父故也周書作雒解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則三監有霍叔無疑故孔晁注言霍叔相祿父鄭康成據書大傳言祿父及三監叛非祿父自監皇甫謐帝王世紀亦謂霍叔監邶鄘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輕者以武庚管叔主謀故也王伯申謂三監無霍叔其說非是故書傳及史世家從無道邶鄘舊君何姓者衞滅邶鄘何世者乃孔疏申鄭謂周制大國無過五百里必不

以殷畿千里盡封康叔殊不知管蔡世家言周公誅武庚管蔡分殷餘民爲二以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則是南亳穀熟北亳蒙城皆在宋地而西亳偃師又爲觀兵孟津之所三亳已不在三監內康叔所得邶鄘衞實未嘗方千里也左傳定四年祝佗之言亦第謂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而已而殷之邦畿則西至大行東得桑土北逾衡漳春秋時邢凡胙共燕郕雍邘檀溫諸國皆在故殷畿內豈邶鄘衞所能盡哉祝佗言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閻卽庸亦康叔兼有邶鄘之證鄭譜以邶鄘衞就紂城三面分之周制王城外爲鄉遂之地每面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正合侯封之制今衞輝府東北有故邶城湯縣東南則故鄘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衞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封不得邶鄘乎

或又據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所謂殷者武庚東者管叔則衞者蔡叔與漢志言邶武庚衞蔡叔鄘管叔符合（鄭謂東衞南鄘北邶孔晁謂東兼衞及鄘）皆與周書不合康叔封衞宇殷固兼得邶地而東鄘非中旌父所宇乎曰是尤大繆不然東與邶鄘皆非國名也三叔非邶鄘衞之君也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封叔鮮于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于蔡（世本曰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則是管蔡本封之國皆在河南而霍又在今山西霍州并非邶鄘衞之君衞世家亦言武王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漢志亦

言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是邶鄘衞皆武
庚之地三叔特其輔相卽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
伯之國國三人者故武庚都邶而國號殷管叔中旄父皆云宇
東而不云宇鄘豈非邶鄘皆殷之下邑管叔之相殷猶中旄父
之相衞皆助武庚康叔鎭撫其民并非裂土而居哉王制三監
蓋殷制而武王因之其或有分土或無分土或三或二人一人則隨地制宜不盡拘也故說文云邶鄘商邑不言國名而桑中之詩以沫鄉配沫東沫北則沫鄉卽沫邦蓋朝歌本在沫邑水經注紂武庚康叔皆都於此本以沫水得名妹其改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段借字朝歌則紂所自都城而東謂之鄘自都城而北謂之邶地同治一城故謂衞爲沫鄉而不可謂沫南也三監時武庚專

治沫北之邶康叔時則兼治沫南沫北惟中旄父相康叔攝治沫東非妹邦外別有鄘國邶國也鄭詩譜謂東衞南鄘北邶皆自紂城朝歌而分之而酒誥注又謂沫邦紂都屬鄘國而且康叔不都妹邦而酒誥之明大命于妹邦爲誥何人哉使各居一國則管叔何能爲武庚之相康叔繼武庚都殷邶何以國名衞哉後人誤以三監爲三君以邑名爲國名於是書則康誥三篇若尙遺邶鄘之誥詩則瓜分一衞以爲三國之風然謂三家所分盡同毛乎則又不然毛詩同一莊姜之詩而四篇在邶碩人在衞同一宣公宣姜之篇而新臺二子乘舟在邶牆有茨鶉之賁賁在鄘同一衞女思歸之詩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在衞考魯韓詩以碩人爲傅母誠莊姜初至之詩而地里志引河水洋洋屬邶詩則知必爲莊姜詩首篇而不退處衞末矣

以燕燕爲定姜送歸詩則知必不厠於綠衣日月閒而謂送已死之戴嬀矣據史記世家完母死莊公命夫人子之安得有戴嬀可送乎蟋蟀刺宣姜干旌閔伋壽竊旌代死則必不次諸文公詩內矣黍離爲衞壽閔兄地里志引庸詩在浚之郊觀毛分二子乘舟屬邶則知必與干旌同在鄘什末則黍離殆屬鄘末遂錯入王風之首矣地里志於三國同風之下分舉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師古曰今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邶無此句河水洋洋案此句疑後人夫邶有河水洋洋明碩人在邶風矣用毛詩妄增或謂邶詩當是河水瀰瀰與洋洋形近而譌然釋文引韓詩作泥泥則三家未必同毛也於衞詩不舉以鈞于淇邶詩不舉河水瀰瀰則竹竿或與泉水同在於邶新臺或與牆茨鶉賁同在於鄘矣更以毛詩正毛詩則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志詩何以居碩人之前雄雉匏有苦葉與新臺遠隔八詩而其中如泉水思須與漕在宣公沒後二十餘年旄邱黎滅於狄距宣公沒百有十四年何以序疏皆謂刺宣伯兮箋謂宣公時從王伐鄭何以在芄蘭河廣之後定之方中乃渡河遺民所作何不與木瓜同什如是邶鄘衞詩庶可稍論其世矣推之以正諸國之世如序稱桓王葛藟厠平王詩內鄭風刺忽在文公清人詩後渭陽世子詩在康公卽位詩後斯干無羊在祈父黃鳥後以及鼓鐘之昭王出車南仲之宣王抑詩之非厲王皆同是例矣師說淪亡什存二三舉一反隅俟好古君子

邶鄘衞義例篇下

魏源曰吾讀衞風終於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齊桓所陳於王

朝而知衞風皆采於朝歌舊都非度河以後之風故加邶鄘衞之名以別於楚邱之衞也明夷狄盛而中國微王迹熄而伯功繼也攷古者皆以所都名國然有國因都而改者如唐之爲晉爲翼郤之爲幽爲周徐廣曰岐山下有周原因以得名魏之爲梁韓之爲鄭是也國策多稱韓曰鄭有以新都冠舊國者如商遷殷曰殷商楚遷郢曰荆楚後又遷陳曰郢陳是也有以新舊二都別其國者如周徙都豐鎬謂故周曰岐周其後遷洛曰成周而謂豐鎬曰宗周朱南渡後或稱北宋爲汴宋衞東徙度河後謂故衞爲邶鄘衞是也蓋因新絳而後有故絳之名因下蔡而後有上蔡之名因新鄭而後有西鄭之名豈當初本有哉衞本以衞水得名出共縣之百泉山東徑朝歌以入於淇淇水在衞水北故從沫水稱之則曰沫邦桑中詩止曰沫或言沫土沫邑從衞水稱之則曰衞其實同一朝歌故都而邶鄘則其附郭所治之首邑蓋商時王畿舊制歟春秋鄭莊公使許叔處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卽同城分治之制與管叔中旄父宇於東祿父康叔宇於西同監朝歌舊都正同一轍也地里志曰衞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衞於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是朝歌衞水已皆非所有而其詩則皆采自舊都其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正著故衞甫亡之事則亦邶鄘遺民從徙度河者所作閔二年傳狄滅衞衞之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漕正當新舊絕續之交未足爲新衞之風春秋君死曰滅破都邑殺人民曰滅是時故衞已滅矣故齊桓陳詩於周之時太師卽區之曰邶鄘衞以別於楚邱之

衞若曰此皆故衞之風而非新衞之風其後晉景公主伯滅狄存黎復陳其詩而周太師以黎無風而皆爲狄滅故附之於衞且亦皆其先世之詩作於故衞之日非新衞之本風也惟三家以定姜燕燕作於衞獻公之初不如毛序莊姜世次之合或莊姜本有是詩而定姜賦之乎則亦作於楚邱以前仍不害爲邶衞之詩矣更以詩中地里時世證之自兩柏舟淇奧莊姜宣姜伋壽惠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詩外其序無明文者如泉水思須與漕與載馳同作於戴文廬漕之際而必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朝歌城在今衞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出其西北東徑濬縣界肥泉出其東二源合流東南入淇故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爾雅舍人注水異出同流曰肥　竹竿同時所作而亦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肥泉二源故亦名泉源惟與百泉衞河之源異集傳誤合之　明皆懷故都新破之詩

也河廣詩箋疏皆謂作於宋襄公之世則其時衞久已度河而南與宋并不隔河何假一葦杭之　衞文公徙都楚邱在宋桓公二十二年又八年桓公始卒疏謂河廣設喻之詞則毛傳何不云與乎說苑述魯詩說宋襄公茲父爲太子請立目夷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正夫人歸衞思子賦詩之時　其後目夷逃之衞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末年事　考年表宋桓公七年取衞文公女弟當衞惠公二十五年距戴公廬漕十有餘載而衞文徙楚邱後又八年宋桓始卒則必非度河後詩矣蝃蝀相鼠干旄二詩序皆係諸文公之世然魯詩列女傳以四馬白旄彼姝者子爲憫伋壽之死　詳答問　則宣公以前所采於河東浚地者　浚爲漢濮陽縣地今大名府開州地惟此及凱風二篇亦舊都詩矣　詳答問　魯詩以蝃蝀在東爲邶邑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

故言莫之敢指則亦以爲刺宣姜詩非文公詩矣魯詩以相鼠爲妻諫夫毛傳謂無禮儀者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其事於宣公爲近而關尹子言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孫氏奕因據陸璣疏韓愈詩以爲相州之鼠則在朝歌東北亦故都詩矣伯兮有狐二詩次芄蘭河廣之後然文公無從王東征之事箋謂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世則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者蓋衞人仕於王朝以元士執戟衞王宮行則夾車而趨其妻從仕於周故云自伯之東鄭在衞之正南王在衞之西南俱行伐鄭然思婦在室豈有舍其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耶不可云東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詩之欲薦賢王室序疏以爲在宣公詩內西方之人傳箋謂碩人宜薦在王室則與北門詩之王事適我簡兮皆周室東遷初之詩矣有狐之淇梁淇側淇厲風景依然而韓詩外傳云昔

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夫四體不揜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憂天下之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合釋鴇羽有狐二詩以分證飢寒二義則是衞先世時在位君子憂其窮民王風有芄者狐亦喻窮民而詩考引齊詩綏綏作久久非如序箋婦人喪耦而寡欲與人爲室家之說亦故都淇邑詩矣至若氓婦涉淇送子而至頓邱氓字從亡謂流亡之民也又同毗言亡田之民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毗異內外也又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若本國之民授田安土又何必以田里至也涉淇至頓邱此民之離其本土淫於外州者也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爲氓去其本土而寄籍他國者也故曰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谷風邶婦見棄而歸涇渭此又皆在衞都朝歌周有西畿之日若文公以後淇頓皆淪

晉狄襄王以後秦地東至於河詳秦風答問無復有此往還矣是以
季札聞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若曰此皆朝歌故衛之風如是而非楚邱新衛之所有也記
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
可止也人知檜魏爲亡國之風而不知邶鄘衛爲亡國之風夫
子正詩退王於豳而以檜次邶鄘衛詳國風義例篇以明康叔武公之
故邦淪爲夷狄其遺風蕩然泯矣春秋戎先見次荆次狄而荆
暴於戎狄又暴於荆齊桓攘狄之功也楚起南夷較戎狄
之衛風終於木瓜所以著齊桓之伯功莫大於攘狄而攘戎攘楚次
略有紀綱及莊王以後入陳服鄭戰邲義聲益著於天下且嗣
桓文而伯春秋始書荆後書人後書子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非

若西戎之滅宗周赤狄之亂王室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不可一
日與居也當狄滅邢滅衛盡有河北地使再渡河取曹濮則宋
魯皆將爲狄中國不絕如綫矣國語稱桓公築五鹿中牟葢與
牡邱以衛諸夏之地是桓公既封邢衛復爲衛城河北諸邑以
禦狄而閑諸夏非若晉文伐衛舉河北五鹿中牟諸邑盡取之
衛於是不復有河北也桓高於文者在是衛所以不爲邶鄘而
爲楚邱者在是中國與狄所以存亡者在是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投我木瓜報之瓊瑤此諸夏之心非獨衛人之心也以是
詩殿衛風爲諸夏錄不獨爲衛錄也不然桓之邮鄰至使邢遷
如歸衛國忘亡而衛文顧忘再造之功乘五子之亂伐齊桓之
喪滅同姓之邢瓊琚之報安在乎故衛詩終於木瓜可以見其

風皆故衞之風爲邶鄘衞所由名焉可以見其風多陳於齊桓而變風皆伯者之迹焉可以見夷狄盛而中國微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焉衞居變風之首而美齊桓猶曹居變風之終而思郇伯變雅爲西周王迹所由熄變風爲東周伯迹所僅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春秋得不許五伯以繼王迹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

豳風三家詩發微上

魏源問於毛詩主人曰國風之異於雅者采自各國民風而無公侯自作之詩也雅之異於風者獻自王朝公卿大夫而無民風也今豳詩多作自周公則七月陳王業何異公劉鴟鴞閔管蔡何異常棣東山勞還卒何異采薇杕杜且鄭氏謂七月一詩兼雅頌乃不列雅而列於風者何豳者夏殷侯國此詩作於成周而述言其名其言則民風其時則夏正有鳴倉庚八月剝棗則夏小正之成文者何風各采於其國今破斧九罭伐柯作之者非豳人所詠者非豳公乃不入周南而入豳者何鄭譜謂周公遭變居東都追念公劉太王皆有事難之故以比序已志太師知其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序爲豳國變風則七月言農桑衣食何預周公遭變東山以下又何與公劉太王而太師知其意者何且季札觀豳曰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周公東誅管蔡何樂之有古者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徹樂如其倫之喪周公遭手足之禍創鉅痛深而一賦七月三賦東山祝則兕觥萬壽詔則其新孔嘉以談笑處垂涕之時者何狼跋序美周公而

傳以豳公之孫美成王豈詩人預知後人編入豳風而先爲是稱乃以王豳曾孫而同公子同姓之稱者何公姓卽公孫也予嘗蓄疑積載固疑七月鴟鴞皆豳國舊風非周公創作東山破斧以下皆豳人從征之新風不但非周公作非東人作亦非周大夫作也及讀漢匡衡之疏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審所上而已齊詩漢書地里志曰昔后稷封黍公劉處邠太王徙邠邠國名岐山名猶邠國名豳山名也毛詩作豳岐三家詩皆作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言太王去豳遷岐之後豳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而頌其德魯詩孔叢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故七月序曰陳王業盛舊有此詩而周公陳之也而後恍然於豳風多太王舊國之詩七月皆夏政之故而後釋然於鄭氏謂七月兼雅頌之誣詳豳雅及三家豳頌篇詩無七月之誣詳四家同異篇則心一開又一旦讀趙岐孟子注曰鴟鴞邠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疑與金縢牴牾及放琴操曰初學記白帖引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爲夷狄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此太王去邠有詩之證以其爲古公自責自悼之詞故序曰刺邠君與衛武抑戒賓筵之自責同例古人文詞簡質不可以文害詞毛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張揖上林賦注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皆以自傷

爲白刺正同斯例蓋以鳥之愛巢自喻以不能庇其子與室自
責取子謂有其民人毀室謂據其財物曰予未有室家者猶言
陶復陶穴未有室家也周公之遇患難猶太王之遇夷狄不陳
誨則傷其義自賦詩則傷其情故志先公之志詩先民之詩以
詔孺子王亦猶召穆公作常棣畢公作關雎之例亦猶高叟爲
詩之爲皆述古而非造篇名之曰鴟鴞者舊有詩而公名之也
不然成王何由而喻詩意此詩何由而名邠風豈非邠國舊詩
矇瞍所習誦耶則心又一開夫二詩皆周公所作於王而考其
實則皆豳國舊風奈何東山九罭以下顯然民風者尚謂周公
勞還卒及東人酺周公之詞不謂豳國民風乎或曰後漢書西
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山及子季

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
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更伐始
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章懷注歷引竹書紀年以證之則東山九
罭以下安知非豳國舊詩東山爲季歷伐戎旋軍之事破斧伐
柯爲季歷伐戎獻捷之事衮衣繡裳爲季歷受命牧伯之事狼
跋爲季歷被讒拘幽之事故其詩皆入豳風與七月鴟鴞一例
其說若何曰是說於三家詩無徵又於經文無徵未可鑿空臆
造以爲新奇也漢人如易林之鴟鴞破斧沖人危殆賴旦忠貞
轉禍爲福皆以破斧諸詩爲公旦從無單文孤證可傳諸周先
世者況東山諸詩與多士多方諸書皆不言及管蔡蓋成王周
公自隱其家難若季歷征戎則當聲罪致討如昆夷獫狁淮夷

徐戎荆舒氐羌鬼方韋顧昆吾之例且當執訊獲醜臨衝撻伐以彰雷霆震疊之威豈有征戰十年連章疊詠無一言指斥何敵但爲我徂東山寄託之詞者又無一言凱捷俘獲但爲勞苦軍士之詞者且狄在周西文王時尚以西距昆夷爲亟況季歷之世何暇遽舍西攘而專東略若據淮南子水經汾出燕京之山及晉伐東山皐落氏在上黨壺關距余吾城僅百餘里謂徂東之役爲征燕京余吾之戎則此外西落鬼戎及始呼翳徒之戎豈皆在周東而不在西何以詩中無一言及西征而季札觀豳但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豈季歷時西無戎患而文王始有耶若謂公旦之詩不當入豳風則季歷遷岐已改國號曰周何得尚仍豳稱若季歷得稱豳者則周公東征

所從皆豳岐子弟四詩皆從征軍士所作何得謂非豳風耶自太王去豳豳民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及武王分陝之後并分岐周東西以爲周公召公采邑是豳國遺民久在專治之內故說文郊在美陽又云美陽亭卽豳民俗有夜市有豳山蓋豳遺民從至岐山下者所居且地鄰戎翟其民材武忠厚自公劉作三單太王立冢土季歷用之以四征西戎文王伐崇戡耆無敵天下故周公以方伯受命東征所從皆豳岐之人豳人以碩膚戴周公亦第謂豳公之孫而東山之述豳俗皆與七月相表裏其曰蜎蠋桑野倉庚于飛依然蠶月條桑有鳴倉庚之俗也曰瓜苦栗薪蠨蛸在戶瀰掃穹窒依然七月食瓜采荼薪樗蟋蟀在戶穹窒熏

風之風也七月則歲時風士之記東山則從軍獨樂之吟若如毛傳以我心西悲爲周公悲二叔則曷不云我西曰歸我心東悲乎于女信宿明爲豳人謂東人之詞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尤豳人親上懷先之證如狼跋毛傳以公孫爲成王不與序美周公不失其聖者自相刺繆乎狼跋比商奄公孫謂周公無以且狼況周公以公孫謂成王之理季札言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明謂豳民風俗踴躍從戎而不懷安戀土是爲樂而不淫若謂周公東征管蔡何樂之有何淫不淫之有乎蓋文王之風既有二南而文王以前文王以後之風則皆入豳風七月鴟鴞作於周公之前而周公始陳諸王東山諸篇作於豳公之後而太師采以入什二南西周之正風也豳西周之變風也王東周之變風也十五國之風以二南始以豳王終變極則思正也詳國風次第篇而聖人正樂之志爲東周之志百世如昨矣彼以七月鴟鴞非民風東山以下非作於豳人者風雅之體未辨烏足與言詩

豳風三家詩發微中

問曰鴟鴞之敘見於金縢故詩書相表裏馬鄭以鴟鴞作於三監未征之前許慎王肅以鴟鴞爲作於三監既誅之後故辟位與辟法辟治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至其爲流言疑謗而作詩則各家無異說也若如白虎通義魯詩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謂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則是君召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毋乃美言非實無一可徵乎曰詩之鴟鴞誤於書之金縢汨說蓋

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
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
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
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
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
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
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
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孔晁注乃歲謂乃後之歲

也肆權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
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
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
地近王化也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
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
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
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
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衛晉唐叔得嘉穀獻
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蔡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

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畝同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葢尚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爲之說曰書敘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隱元年公羊疏引古尚書說成王十三即位則居東三年成王喪畢年十五而冠矣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說負扆之朝哉）周公在朝未嘗踐阼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已歸周公于東而己不敢尸其功即尊二公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昭幼年即位而有燕蓋上官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周公之明證李德裕乃有成王不如漢昭之論謬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即叛周公即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世家皆合其非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

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復居攝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于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者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啓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恐悌泣共手云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于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

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爲二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故曰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閒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尚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之治日徹東魯之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

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倜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從也訓則順之叚借詒則訓之形譌段氏尚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訫集韻作詥从言从立心與詒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之詩也此說作訫於詒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成王亦未敢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麻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瘏之苦脩翹漂搖嘵音之慼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憂危不可旦夕如太王辟狄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其志皆在於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眾之舉非有殷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能無安土重遷震動萬民之疑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其志則在於制禮作樂以爲億萬年宗社苞桑之固夫太王文武創基業於前子小子止當守其成於後乃不沿襲之是爲而創造之是急豈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伊尹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己所及誠恐一旦

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之樂此成王未敢順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未信從制禮作樂祈天永命之說其尙可進於耿光大烈乎聖人之於天道賢人之所不知卽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於君奭不說見之矣吾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篆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尙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王德未成

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未洽於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於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隆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隆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爲隆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隆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於豳風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碞而易其逸豫晏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鴟鳥也鴟鴞所以愛養

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
葦蔺風至蔺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毛傳鴟鴞鸋鴂鳥也
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曰病手瘏故能免於大鳥之難趙
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綿牖戶邠君猶言周君也邠爲周之舊稱此
君毛傳釋公孫碩膚謂成王孫碩膚謂成王爲邠君也詩太王自責故如其意而序曰刺邠
張揖注上林賦云伐檀刺賢者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文選張悛
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文選張悛
刺此則邠君自刺猶抑戒賓筵之爲衛武自責也 文選張悛
表曰鴟鴞鴂鴃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鸋鴂治成遇災緩德安
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爲鴟鴞自言爲周公自比不以爲
惡鳥斥武庚陸璣疏以鴟鴞爲巧婦巧婦卽荀子所言蒙鳩與
韓詩說合故趙岐亦以爲小鳥易林云桃雀竊脂
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殆危是也惟爾
雅郭注始以爲鴟類而埤雅及集傳宗之遂以爲惡鳥或謂黃

鳥頡鼠皆呼而告之此不當爲鴟鴞自呼不知彼二詩皆
人言也故呼而告之此時全託鳥言非鴟鴞自謂而何 天下
小安憂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於葦蔺而
不知綢繆於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勤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
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
亡其亡繫於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
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
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
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
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
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嘵嘵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鄭孔
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
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

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郊以玉幣告天也用今文說卽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旋經日斯之謂矣翻然東徂以親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佯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猗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功而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之流言而不皇皇於國家之治與未治或小治而不求大治會若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七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徹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於般樂乎辟嫌之事賢者不爲二公在朝流言奚入

諸儒未達賢人之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
刺朝廷不知周公烏呼千載以下尚不知是詩而謂當日沖人
其遽知之乎

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
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
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班固
今文尚書說可正馬鄭之誣可正李德裕成王不及漢昭
之謗或曰辟當从說文訓巽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
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
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實啓管蔡故云罪人斯
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
可以惑眾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尚不知公心
而待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不利何與武庚事
二叔與武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
叔東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尚未叛獨
武庚一人叛乎委曲以徇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
之志

幽風三家詩發微下

問曰幽風言我徂東山者四傳箋正義皆不言東山所在故亦
不能定居東何地或據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豳
下云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則豳即周公采邑豳
山即東山周公辟位居東即辟居采邑故詩名豳風其說若何

曰岐山非畎山而畎山尤非東山也漢書地里郡國二志及鄭箋并云畎在右扶風陌有畎鄉不在美陽且許既云邰在美陽則美陽亭之有畎市畎山不過遺民從至岐下者之所居非謂二國同在一地美陽今鳳翔府之岐山縣畎爲今邠州岐在長安西四百餘里畎又在岐北百餘里由岐往畎則正南若周公自鎬京往則正西安得云徂東乎久據采邑密邇京師三年不朝欲何爲乎若疑東山所在則當以當日時勢攷之而知初居東都後居東土也衞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當國管蔡疑周公乃與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猶居鎬京未營洛邑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又宋世家管蔡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作欲襲成周　史記自敘太史公留滯周南張晏曰周南洛陽白虎通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亦以周公東征與召伯述職並言此魯詩舊說法言或問爲政曰思艾曰思艾昔者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艾矣夫　則是周公本以方伯主陝以東之諸侯洛陽正其周南行化之地而管蔡本封一在上蔡一在滎陽京索之間管在滎陽皆迫近成皋故欲襲攻成周東都以搖動天下周公以東方之伯受命專征自當先據其地明矣知次年移居東土者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本紀作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作嘉禾魯世家曰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則所謂東山者即魯之東蒙山古奄國故

世家與淮夷并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東蒙山　是時淮徐奄皆在河以南邶鄘衞皆在河以北故周公於臨衞克殷之後卽移師踐奄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又曰成王歸自奄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則一再曰踐奄而詩則再三曰我徂東山是皆終事在奄之證蓋臨衞攻殷者依水爲營而徂東山踐奄者依山爲營皆紀軍形實事然後總前後而論之曰尙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者卽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逸周書作雒解是秋奉命專征先居洛邑之事也二年克殷者則自黎陽度河而北臨衞攻殷殷大震潰之事及書序以歸禾東土爲兵所也三年踐奄則成王東來周公相以親征度河而南卽世家之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也本紀作三年并元年數之世家作二年從克殷時數之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按商蓋卽商奄也關叔卽管叔聲之轉也韓非子說林周公旦已勝敵將攻商蓋辛公申曰大難攻小易服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此商蓋卽商奄之證皆形近而譌彼以居東爲辟居東都辟居東魯辟居攸周者皆於古無稽焉

曰東山在東土則然矣至據魯詩說以破斧東征之詩爲周公出爲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皆正其黜陟奈何又伐柯九罭之詩毛序刺朝廷不知其得失若何曰書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又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是卽大明黜陟之事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二伯則無事代天子巡守述職以陳四方之風周南是也有事代天子征伐受鉞而正四

國之邪幽風是也故三言既破我斧斨即賜斧鉞專征之明文故
祝佗言管蔡啓商慧閧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彼序
謂刺朝廷不知者則是周公東征之初直不奉王命擅兵相攻
乎嘉禾之祥不敢尸其功必以歸周公於兵所成王之疑公者
安在且二公日在王左右何所事事曾無一言寤主直至風雷
明忠始築大木乎伐柯欲朝廷以禮處周公九罭欲朝廷以衮
冕迎周公二公既耋在朝非沖人之比曾所見不若周大夫乎
所謂刺朝廷者非刺二公乎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
周公而仁智福祿與周公齊二南則周召媲休幽風則美此刺
彼其仁智不蔽者安在而并陷周公以專命擅誅之罪吾恐一
聖二賢進退無據也故知東山破斧豳人從公於東而作也伐

柯九罭豳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爲東人之詞也狼跋乃正
美周公能成鴟鴞之志革殷頑而致太平也皆非所謂刺朝廷
不知也何則東人者殷頑民也多士多方也文王化行六州三
分天下有其二周公主陝以東既陳其風爲二南至東征二年
在妹邦三年在淮奄則皆青兗冀三州爲文王未化之地久染
商俗無事酣酒寇攘有事反側蠢動豳人以爲不難於勝殷而
難於使殷民革面革心以從聖人之化而同六州之俗故伐柯
傳云柯喻禮義爲治國之柄媒以行禮喻治國非禮不能安雖
然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自殷民得
見周公而咸化於禮樂矣後世如樂毅攻齊而齊人賢之諸葛
攻魏而魏人安之王猛入燕而燕人感之皆行軍節制秋毫不

犯尙得人心如是況聖人王師所至時雨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過師稚席之上且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安得不所過者化乎九域作於三年在淮奄已免喪之後故有衮裳之服公歸之詞昔天子相魯三月魯人歌之曰章甫衮衣惠我無私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夫子化魯於三月之後周公化奄於期月之餘故公羊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東國怨之謂也漢書公孫弘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蓋至明年營洛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誥曰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至是而殷之讋民百君子皆與周公一心一德矣召公之治西方終於西旅貢獒在武王世而其政已成周公之治東方終於息愼之命至成王世而其化始就故白虎通曰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東方被聖人化日少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孟子曰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二南之化西始於豳而東北終於商奄故以東人之化入於豳風明禮樂百年而後興周公所以終太王王季文王之道者在此而後以豳公之孫繫之周公而不疑劉氏敞七經小傳曰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管蔡流言自取顧躓歸美於公身名俱泰今用是說若如毛傳指成王則當稱曾孫不當稱公孫且當序二公美成王不當云美周公矣箋亦以公爲周公與毛傳異殆用韓

詩而未盡者歟夫物之難化者莫如狼故易象稱虎變豹變而狼不與焉雖然跋疐徒勞赤烏不改碩膚所及德音何瑕狼不革面何害豚魚之孚商奄不靖何害殷頑之化孔子曰於狼跋見周公之違志所以爲聖也苟不知鴟鴞憂亂之遠志豈能見狼跋致太平之遠志乎苟不知周公遭變之志同於公劉太王處患難之志豈能知公孫謂周公之義乎故以豳風爲周南之變可以豳風爲二南之終亦可

王風義例篇上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十五國風之次第其正名得所安在乎魯太師之舊第見於左氏季札之觀樂以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爲次

今詩後秦於唐退豳於末善已而王風之厠衞鄭則仍其舊自孔疏以來說者凡十餘輩或謂以兩相比或謂以地相次或謂以政俗爲次或謂以變之先後爲次或謂後王於邶鄘以通殷周爲三統或謂次衞於二南以見貞淫之相形一若眞夫子特筆而忘其爲太師之舊者夫太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衞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閒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於後先唐於秦既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厠侯國之理檜爲鄭并何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潰潰瀾瀾襍載豐部乃有夫子舊第大卽乎人心所同然曰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氏

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國風疏王風疏鄭風疏檜風疏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太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請舉數閒以證其說毛序以王風黍離爲周大夫閔宗周則是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入變雅何得列於民風考魯新序韓御序韓御覽以黍離爲衞壽閔兄而作則三家詩皆在衞風而毛錯入王風之首其可疑者一邱中有麻之詩毛傳謂子國爲子嗟父則是父子相繼處留其言必有所本公羊傳言古者鄭伯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云云此卽國語鄭桓公用史伯之言寄孥與賄於鄶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則留乃桓公未取檜以前自所受封之采邑公羊疏以爲地里志之陳留郡則在檜東故祭仲省留途近於宋卽史記世家所謂虢檜見桓公用緇衣詩序美桓公武事輕分公地者也其取檜蓋自東而西史記桓公名友紀年公父子則子國子嗟疑卽桓公武公之字史記桓公名友紀年或爲友字多父然篆文友作𠬜則多父當卽友父形譌以紀年皆書名無書字之例也至集傳以丘中留子之詩爲淫女望其所私之詞則是一女歡三男且相期於麻黍李之地風雅掃地莫甚於此故曰子國子嗟父而彼留之子則稱其爵與緇衣一例皆以子男爲王室大夫留與檜鄰寄孥託處小惠要結檜民說而歌之既爲檜國民風自當列於檜末以著檜所由亡且陳留本非畿內之邑毛入之王風而傳之子虛烏有之人其可疑者二檜之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明爲東周王風蓋鄶京遺民從王東遷故懷西歸不置孔疏謂鄶滅於西周之末其風變於夷厲之世其時周未東遷不應遽有懷西歸之詩其可疑者三詩譜疏曰鄭

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也本此以決三疑則知三家詩以檜厠衛鄭之閒毛則以王厠衛鄭之閒二國更互竹簡推移故檜與王之末篇彼此易處而上錯衛風黍離於王風之首後儒不揣其本燕說郢書聚訟射覆如議驪山十月之瓜不已費乎毛詩篇次如後采蘋於草蟲後賚於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於小雅厠宣王采薇出車之詩於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故劉歆言漢與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乃至小雅之改移篇第載於鄭譜鄭風之脫爛失次見於孔疏幽風之簡札誤編議自張衡益

漢初經師傳授例得專輒費氏更夫子之十翼伏生合尚書之命誥劉歆析春秋之篇數公穀經皆十一篇左氏析爲十二篇而今文家博士至有以尚書二十九篇爲備比之二十八宿其一爲北斗者今之賓賓焉抱一毛詩爲季札舊第而不信三家所傳夫非尚書北斗之類歟兩漢尚書費誓皆在甫刑之前以文侯之命秦誓居末正同風終平王之義而東晉古文輒退費誓於文侯之後與毛詩移王風於衛鄭之閒者非皆貿於刪述之大義歟明乎鄭譜進檜退王之義而後十三國次第若履扁石之安置不頗焉若擊裘領而頓之直者不可勝數焉王轍東雅變風衛鄭二武公首入爲平王卿士以匡王室及惠王子頹之亂亦鄭號定之皆中興首功衛得邶廊鄭得號檜故以二國次二南爲變風首

嗣是齊桓創霸尊王室晉文繼霸定襄王故齊與唐魏次之秦穆有同晉文定襄之功且得西都舊地亦次之陳則先代後也又次之至曹風傷天下之無王而思伯矣葢王風始於東遷故列國變風皆隨王室時勢而次第之合諸國之詩即一王之史於是習亂則好始治而幽繼焉又傷卒亂而王風殿焉檜之先鄭也猶魏之先唐也王風之後幽猶東都變雅之後於幽雅也書終文侯之命及秦誓而詩則變風變雅皆終於平王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言增於其外未嘗言刪於其內也正之而已正之如何曰後王於幽後王於諸國先魏於唐先檜於鄭及雅頌樂章毋失所而已桐城馬氏瑞辰亦謂毛詩次序當以鄭譜爲正而以

今正注疏本爲誤但馬氏又泥於鄭志荅張逸幽在風下次於雅前之語謂鄭君亦以幽風居末未嘗言王居幽後不知孔疏明言幽王居末者退就雅頌通言王世故耳鄭因荅張逸幽風之問故專以幽言豈可以駁孔疏目覩之譜乎

王風義例篇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及正雅亡也范甯穀梁敘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是祖鄭康成服虔以爲正雅亡也鄭詩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已卑矣蘇轍曰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變風亡也夫以頌及正雅亡則春秋當起幽厲何俟東遷以爲變風亡則王迹豈熄於陳靈之世春秋曷始隱桓至雅降爲風之說

壹似上合迹熄下接春秋故惑之者眾則是謂詩非自亡而夫子亡之風非自降而夫子降之其害義誣經尤甚推其致誤之本總由但爭詩之亡不亡而不究王迹之熄不熄試思詩何以關乎王迹王迹果何以與於詩春秋之作何以能繼夫王迹乎王者馭世之權莫大乎巡守述職天子采風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觀政治之得失而慶讓黜陟行焉故諸侯不敢放恣而民生賴以託命是陳詩爲王朝莫大之典黜陟爲天王莫大之權周自宣王以前舉行不廢至東遷之末天子不省方諸侯不朝覲陳詩之典廢而慶讓不復出於王朝迹熄詩亡諸侯放恣是謂天下無王天下無王斯賴素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謂以袞鉞代黜陟繼巡守陳詩之賞罰也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興文武之道於豐鎬肯爲平王而已乎知詩之存亡繫乎王迹之熄不熄而不繫乎變風變雅之存亡則春秋繼詩之大本已得而沿譌襲謬之說覘消氷泮請更引申以豁世儒之惑

一則由誤信毛詩變雅終於幽王而謂西周無風東周無雅也風雅頌六義見於周禮謂其不列於王朝祭祀燕饗朝會之用則不爲雅而爲風使西周無風則成康昭穆以來畿內民風何屬入之南豳則非文王周公之事惟召南甘棠何彼穠矣非文南發微篇周正風詳二人之二雅則非王朝公卿之詩且亦非西王世而義各有取西周盛時民風者乎正雅固無論即厲宣以後變雅如黃鳥谷夫陳民隱達下情之詩且寥其野數篇稍近風體者亦王朝大寥無幾難賅西周一代之風若謂王畿之詩不可名風則季札

觀樂已云歌王且甘棠東山皆有天下以後之事何嘗不爲民風而必爲雅乎觀南豳入樂且不得爲雅而謂後此民風反得爲雅乎謂東周無雅則大雅衞武抑篇作於暮年平王之世小雅彼都人士豈非東遷之什而著之華至何草不黃其詞與王風一例曾謂東周士大夫并此而不能爲乎平王之罪不甚於幽厲幽厲有雅而平王不得列於雅乎一疑泮矣

二則誤信續序以王風有桓王莊王之詩而謂王風始於平王終於平也自黍離至葛藟之序皆刺平王而續序忽厠桓王爰於其中皇甫謐崔靈恩明知其失反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遷就之豈知我生之初自指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之後自指幽平傾喪之時序乃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則是詩人及見宣王盛時又中更幽平大亂六十餘年曾一不憂而獨於桓王伐鄭一役爲之百憂乎且三章發端皆以兔狡易脫雉耿罹患則是歎幽平之際小人倖免君子蒙難與桓王伐鄭何涉知兔爰序之不可信則丘中有麻之莊王出衞宏續序者更無議矣知桓莊無王風則知變雅王風皆終於平王而非降於平王二疑泮矣

三則誤信毛詩以王厠衞鄭之閒而謂夷於列國且以黍離作於王朝大夫亦不得爲雅也季札觀樂已曰歌王鄭譜以王繼豳而曰王城譜明爲王城所采民風實紀地名非尊非貶蓋周公營東都於王城以朝諸侯又營下都於成周以處殷頑平王遷於王城不遷於成周自平王至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至敬王始辟王子朝之亂去王城而遷成周

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春秋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王風終於平王皆王城所采之風故不謂之周而謂之王恐與成周相混也自不得以周爲名其時士大夫之作如彼都人士苕之華等篇既登東都變雅而民風之采自王城者非雅非豳非南不系之王將何稱後儒誤以王城之王爲王室之王遂謂貶其東遷夫以王風爲貶王將以魯頌爲褒魯乎使魯非頌而尊之爲頌則南豳名風亦可謂貶周乎是知風采於民雖西周不得列之爲雅雅作於朝頌作於廟雖東遷不得降之爲風觀三家詩以黍離入衞風則知毛序黍離爲王朝大夫作者昧雅與民風之區別三疑泮矣然則詩亡之說可知已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并亡於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始於末年觀抑詩作於平王三十餘年之後詳大雅發微彼都人士王風皆作於東遷後春秋前故知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衞武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王綱尚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尚存及衞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於上王迹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王氏夫之曰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於是託始王風我生之初謂平王東遷也我生之後謂桓王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下逮陳靈是則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風於王朝而衞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衞之功秦之渭

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
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
二伯所必爭葢亦伯者所代陳矣若非以伯者所陳爲斷則齊
景公徵招角招之詩尚存於孟子之世豈齊晉自桓文以後遂
無一詩可錄耶列國則自隱至僖變風競作而文宣以後則惟
株林一詩耶至若燕不列於會盟杞已卽於東夷楚自稱王魯
宋又自比於王者之後固不肯自陳其詩安得有風哉惟二虢
與魏檜同滅於晉鄭而虢無風陳蔡同列於會盟而蔡無風則
王朝有司失其傳耳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
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迹之
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示風終於平王與雅亡同也故

春秋始於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
風爲存亡也後人以美刺無邪爲毛詩之大義者則春秋二百
四十年中列國美刺之民風何嘗一日廢乎詩何嘗一日亡乎
春秋何必作乎何不哀輯民風之美刺以續詩而代春秋乎明
乎詩亡春秋作之義而知王柄王綱不可一日絕於天下而後
周公孔子二聖人制作以捄天下當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軒軒
揭天地請以告世之讀詩讀孟子者

曰王迹未熄之前西周正風何以反無一字畿內采風雖廢
變雅豈無作者何以與風俱亡曰西周盛時樂章惟南豳雅
頌頒於鄉國天下以爲正樂其後王所采之風但領在太師
以備瞍誦備散歌不如四者之用廣西周冊府盡亡於驪戎

東周典籍王子朝又攜以奔楚正樂倪而僅存散樂遂全崩佚其勢然也故國風自檜亡於西周外其餘國惟鄘柏舟衞淇澳秦車鄰在西東周之際就續序附益之亦止邶頌齊哀唐僖陳幽數首篇然皆不足據也餘皆平桓以降若謂夫子所刪豈盡刪其正而存其變耶孔疏乃謂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然則先王采風陳詩非盛世之制耶至王朝之雅由於臣下自獻而不由於陳故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大雅毛傳明王使公卿獻詩因爲工師之誦則其變雅諷刺之什可自授矇瞍以達於王然其作之者必有典雅之學有篤棐之忱故變雅板蕩上嫉周召及乎東遷以後若都人士至何草不黃已簡靡同里巷之謠如晛唐無開寶之什況平王以後

仁和邵順穎
海甯蔣廷徽校

哉王既不求言於臣臣亦無復進詩於朝變雅遂與王風同熄是王朝自亡之非簡編本有而佚之也西周正風之亡乃本有而中亡之非刪詩者亡之也列國變風雖方伯閉陳於天子而無關王者巡守之黜陟雖未盡亡而無異於亡之也詩之亡有此三義而必以王風變雅皆亡於平王末年爲春秋託始之由此夫子譔修大義而子輿氏傳之者也